

《合欢图》（一名：《应天球》）

主要角色

王濬：老生
周处：净
王瑚：小生
王璉：小生
孙琪花：旦
孙瑶草：旦

情节

晋初，龙骧将军王濬平吴时，获得荆州牧孙起的应天双球；分给孪生子王瑚、王璉佩带。无赖子张伯川引诱二子嬉游，王濬将张伯川斥逐出境；并命二子出外投师。是时宜兴有虎、蛟为患，水陆行人被阻。王璉遇虎，将雌球失落，被张伯川拾去。二子畏父责，逃往京城应试。宜兴有勇士周处，落拓不羁，县民恶之，并虎、蛟称为三害。王濬微服私访，提醒周处，周处杀虎斩蛟，改过自新，乡里称庆。孙起因仙人许旌阳送来合欢图一幅，暗示应天球必归故主；并与其孪生女儿孙琪花、孙瑶草婚姻相关。孙起初未置信，留图以观后效；嗣因晋帝夺其兵权，并怀夺球之恨，兴兵抗晋。时王瑚、王璉得中文武状元，晋帝命共同辅佐王濬讨抚孙起。周处亦应征为副将。两军相持，胜负未决。张伯川希图幸进，冒王璉名持应天雌球来投孙起。孙起信以为实，留作仪宾；并以孙瑶草许婚。婢女巧奴听其言行不类，密告二女注意。嗣王瑚亲来孙营劝降，被孙起囚禁。孙琪花潜来，与王瑚暗订婚约。巧奴因持有孙起令箭，乃窃取合欢图与雌球暗投王营报告；并冒孙瑶草名求与王璉为婚。王濬允许后，立派周处假扮孙部小卒，诈传孙起令，将王瑚救走。适王璉前来接应，被孙部误认为王瑚，擒回囚禁。孙琪花知为王璉，怂恿孙瑶草亦订婚约。张伯川知诈谋已被识破，欲用毒酒杀王璉，被孙瑶草逮捕。时两军交锋，周处生擒孙起；二女亦自缚请降，并劝服孙起，息兵复职。两对夫妇，遂完成婚礼。

注释

这个剧目，若干年来各地剧团多只演出其中《除三害》一折。虽标名《应天球》，但绝少应天球故事。这个剧本，内容完整，仅有些晦涩字句，经校勘修正。

按《曲海总目提要》第三十八卷载有《合欢图》曲目。内容为明尧鼎、尧鼎弟兄出使安南，与国王女琼瑛、琼琳结合事。这个剧本可能是套用了曲本情节，加入《除三害》，写成王濬平吴时故事，但已与原曲本无大关系了。

根据《京剧汇编》第五集：王连平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云童引许旌阳同上。）

许旌阳	（点绛唇）	一粒圆珠，千条光聚，罡风御，九气玄虚，无用鸾骖驭。
	（念）	一剑神光满大千，谁人识得个中玄。自从降伏老蛟后，果证金仙入洞天。
	（白）	吾，上相真君许旌阳是也。只因下界王濬，平吴破蜀，功冠晋室。其子王瑚、王璉，乃文武曲星临凡，应与玉枢散花仙女有姻缘之分。但是各生敌国，断非人力可合。吾前已将神剑付与天雄星周处。今将真容一轴，再付荆州孙起，好使两边了此一重公案。
		众神童！
四云童	（同白）	有。
许旌阳	（白）	随我下界去者！
四云童	（同白）	遵法旨。

（〔清江引〕。众人同下。）

【第二场】

(二家院引王濬同上。)

王濬 (引子) 扫尽吴、蜀勋猷远，辅晋室通侯爵显。
锦彻牙璋，丹书铁券。
愿教子成才，匡襄圣主克承前贤。

(念) 十万楼船下秣陵，归来牙纛建江滨。沙场决胜孙吴怯，虎帐谈兵颇牧惊。

(白) 下官，王濬。别号士治，弘农人也。前为龙骧将军，平吴有功，晋爵通侯。昔得荆州牧孙起应天双球，是我交与夫人佩在身上。双生贵子，面庞一般，身材无二。长名王瑚，好读诗书；次名王琯，喜爱武艺。如今开府江南，且喜军营无事，且唤他们出来，训诲一番。

来！

家院甲 (白) 有。

王濬 (白) 到书房请你二位公子前来。

家院甲 (白) 启老爷：今日清晨老爷前去演武，二位公子带领家丁，想是郊外射猎去了，此时尚未回来。

王濬 (白) 啊，哪里是郊外射猎，定又是那光棍张伯川诱他们嬉游去了。来！

家院甲 (白) 有。

王濬 (白) 命你去到县衙，就将那光棍张伯川引诱良家子弟、为非作歹之事，说与县官知道。教他从重治罪，立刻驱逐出境。快去！

家院甲 (白) 是。

(家院甲下。丫鬟、夫人同上。)

夫人 (引子) 夫贵妻荣，愿娇儿早日成名。

(白) 啊，相公！

王濬 (白) 夫人。嘻！

夫人 (白) 相公因何浩叹？

王濬 (白) 我自与王浑忌功，遂表请出镇江南，境内虽然无事，士卒不可不练。只因军事匆忙，无暇训诲二子。啊，夫人终日又不严加督责，致使玩忽骄奢，日后必败家声，教我怎不浩叹！

夫人 (白) 我看两个孩儿，天性聪敏，他日功名自在手中，相公何必过虑！

王濬 (白) 夫人哪里知道。虽然天性聪敏，有道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他们放着诗书不读，武艺不习，终日随那张伯川在外游嬉，诚恐失教于今日，必致后悔于他年。我正命人查问去了，待他来时，还该痛责才是。

夫人 (白) 相公，向来父严母慈，但凭你去教诲，妾身再不护短就是了。

王濬 (白) 这便才是。

(王瑚、王琯、张伯川同上。)

王瑚 (念) 不愧庸中佼佼，

王琯 (念) 自诩铁里铮铮。

张伯川 (白) 啊，二位公子，今日可谓开怀得很。

王瑚、
王琯 (同白) 足见雅意。

(家院甲、二差役同上。)

二差役 (同白) 啊，这不是张伯川吗，锁了。

张伯川 (白) 啊，为何锁我？

二差役 (同白) 王老爷送你下来了。带了走！

(二差役同带张伯川下。)

王瑚、
王琯 (同白) 哎呀，这便怎么处！

家院甲 (白) 公子回来了。

王瑚、
王琯 (同白) 爹娘在上，孩儿拜揖。

王濬 (白) 你们从何而来？

王瑚、
王琯 (同白) 从学房中来。

王濬 (白) 既在学房，为何此时才来见我？

王瑚、
王琏 (同白) 这个……
王濬 (白) 哼！取板子来！
家院甲 (白) 是。
夫人 (白) 哇！畜生，你们做的事，你爹爹已经知道了，还敢支吾么？
王瑚、
王琏 (同白) 孩儿们知罪了。
(王瑚、王琏同跪。)
王濬 (白) 我家世代书香，从无不肖之男。况你等正在青年，理当读书上进，求取功名，上报朝廷，下抚黎庶，才是为人子之道。怎么听那匪徒诱哄，终日在外嬉游不务正业？可知游荡日久，定成败类，将来何以持家，何以报国！
王瑚、
王琏 (同白) 是，是，孩儿们罪该万死。
夫人 (白) 以后还敢出去游嬉么？
王瑚、
王琏 (同白) 孩儿们再不敢了。
夫人 (白) 既然改过，起去罢！
王瑚、
王琏 (同白) 谢爹娘不责之恩！
(王瑚、王琏同起。)
王濬 (白) 哽！
夫人 (白) 呕呕！儿还是跪下。
(王瑚、王琏同跪。)
王濬 (念) 棒打从来出孝子，姑息必成忤逆儿。
(白) 尔等自后哇……
夫人 (白) 儿呀！听你爹爹教训。
王濬 (唱) 趁青年理该当勤学不倦，
董仲舒他三载未曾窥园。
幼而学壮而行经纶得展，
那时节报国家方显奇男。
似儿这不成器放荡的懒汉，
可不把我旧家声倾，姓名儿玷，后悔时难。
若得儿洗旧污重新向善，
不唯对尔那高祖，亦可对湛湛青天。
夫人 (白) 儿呀！
(唱) 从今后将文武勤学勤练，
一得名方不愧世泽绵绵。
王瑚 (唱) 孩儿们不似那朽木下贱，
王琏 (唱) 从今后改前非远佞亲贤。
王濬 (唱) 我的儿若能够改恶从善，
夫人 (唱) 也免得年迈人为儿心悬。
王濬 (白) 起来！
王瑚、
王琏 (同白) 多谢爹娘！
(王瑚、王琏同起。)
王濬 (白) 既能改过从善，正是家门有幸。王瑚！
王瑚 (白) 爹爹。
王濬 (白) 我想云间二陆，目下正在京都。尔当急速赴京，从他早晚求教，庶可学业有成。
王瑚 (白) 孩儿遵命。
王濬 (白) 王琏！
王琏 (白) 爹爹。
王濬 (白) 那司马玄英武盖世，韬略双全。你可急去拜访，所有阵图战策、运筹决胜，朝夕求教，必得真传。

王璉 (白) 孩儿遵命。
 王瑚 (白) 只是二老在堂，孩儿们远去求师，膝下无人侍奉，怎生是好？
 王濬 (白) 若得学业有成，强似膝下承欢，可以不必挂念。这应天双球，每人各佩其一。来！
 家院甲 (白) 有。
 王濬 (白) 收拾行装，打点公子明日分头启程。
 家院甲 (白) 是。
 王濬 (白) 儿啊！
 (念) 诗书不读更何为？
 夫人 (念) 始信光阴似箭催。
 王濬 (念) 若是少壮不努力，
 王瑚、
 王璉 (同念) 须知老大徒伤悲。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周处 (内白) 嗯哼！
 (周处上。)
 周处 (白) 好酒！
 (念) 腰缠锦带佩青锋，叱吒风云气贯虹。醉里不知天地窄，任他肉眼笑英雄！
 (白) 俺，姓周名处字子隐，宜兴人也。先父周鲂，曾为名宦。俺生来赤面虬髯，铁骨铜筋。无奈半生落魄，每日街市佯狂。且喜打下各行常例，每月到俺跟前献纳。近日尽皆过限，为此吃得醉饱，前去寻找他们一回。正是：
 (念) 我到牙行去潇洒，哪顾荆榛路道差。
 (白) 来此已是茶行。呔！走出一个来！
 (茶行上。)
 茶行 (念) 招聚天下客，收纳四方财。
 (茶行望。)
 茶行 (白) 呀！原来是周处。怎么吃得这般大醉！不好，趁早打发他去吧。
 周处 (白) 啊！怎么还不出来？
 茶行 (白) 原来是周大爷。
 周处 (白) 唔，你还认得你周大爷么？
 茶行 (白) 茶税银子不知纳过多少啦，怎么不认得。
 周处 (白) 既然认得，为何将俺的旧规忘了呢？
 茶行 (白) 只因连日事忙，没有工夫送去。银子在此，大爷请看。
 周处 (白) 哈哈……你这行户倒识些时务，你且做你的买卖去吧。
 茶行 (白) 周大爷，吃杯茶再走。
 周处 (白) 不消。
 茶行 (白) 正是：
 (念) 落得他欢喜，便是我运气。
 (茶行下。)
 周处 (白) 再到窑上走走。
 (念) 非敢自夸手段滑，凭谁见咱也头麻。
 (白) 呔！有人么？走出一个来！
 (老窑户、丑窑户同上。)
 老窑户 (念) 忽听语声高，
 丑窑户 (念) 想是赖爷到。
 老窑户 (念) 今日拼命争，
 丑窑户 (念) 免得下次要。
 (白) 老掌柜的，他又来了。
 老窑户 (白) 待我向前。
 啊，周大爷！

周处 (白) 唔! 谁要你文绉绉的酸礼? 快拿俺的旧规来!

丑窑户 (白) 您告诉他。

老窑户 (白) 啊! 周大爷你来看, 连日大雨, 并没开窑, 改日一块儿送去吧。

丑窑户 (白) 别说买主, 连个打落的都没有。

周处 (白) 啊! 敢是你等欺负大爷不会讨常例银子么?

丑窑户 (白) 住了吧! 别说你是胳膊钱, 就是官府钱粮也得容个三天两天的。

周处 (白) 哦! 你敢拿官府来压咱么?

丑窑户 (白) 什么叫压你, 还要打你哪。着打!

周处 (白) 好狗头!

(唱) 狗头说话忒胆大,
敢拿官衙将咱压。
若无银钱付与咱,
教你这瓷窑顷刻塌!

老窑户 (白) 哎呀周大爷, 我们百十余人全仗此窑度日。若是打塌了, 我们何以生活?

丑窑户 (白) 老掌柜的, 别害怕, 窑是灌了浆的, 他打塌不了。

周处 (白) 你道你周大爷打不塌几座窑儿么?

丑窑户 (白) 那是!

周处 (白) 闪开了!

(唱) 你道俺今日说大话,
任他泰山也倒塌。

(周处下。)

老窑户 (白) 哎呀! 看他一怒而去, 倘若是真打塌了如何是好啊?

丑窑户 (白) 不碍事, 他打不动。

周处 (内白) 打! 打!

老窑户 (白) 哎呀! 打塌了一座!

丑窑户 (白) 那座早就该塌。

周处 (内白) 打! 打!

老窑户 (白) 又塌了一座!

丑窑户 (白) 你叫伙计们, 咱们打他吧!

(老窑户下。)

丑窑户 (白) 伙计们快来!

(四伙计同上。)

四伙计 (同白) 什么事?

丑窑户 (白) 走, 打人去!

(丑窑户、四伙计同下。周处上, 丑窑户、四伙计同追上。周处打丑窑户、四伙计下。老窑户上。)

老窑户 (唱) 螳螂被抓雀爪下,
要想挣脱空打牙。

(丑窑户、四伙计同上。)

丑窑户 (白) 又来啦!

(老窑户下。周处上。)

周处 (白) 你们这些肮脏的东西, 手执棍棒, 意欲何为?

丑窑户 (白) 打死你给万民除害!

周处 (白) 你们来呀! 哈哈……

(周处打丑窑户、四伙计下。另一丑窑户打上, 被打下。老窑户、丑窑户同上。)

丑窑户 (白) 周祖宗! 周爷爷! 给你钱啦, 这是上月的。

周处 (白) 有银子, 便宜你们。拿银子来!

老窑户 (白) 这么办, 连下月的都支给您吧!

周处 (白) 早有银子, 免得你大爷动手动脚的。从今以后, 常例银子须要前三日送去, 若少这么一分一厘, 管教你这几座窑儿成齑粉!

丑窑户 (白) 是啦, 是啦!

周处 (白) 取俺的衣服来。

丑窑户 (白) 是啦。

周处 (唱) 堪笑尔辈太眼瞎,

错把金刚当菩萨。
从此尔等怕不怕？

老窑户、

丑窑户 (同白)

怕啦！

周处 (唱)

早把例规送到家。

(白)

请了！

(周处下。)

老窑户 (白)

哎呀！瓷窑被打塌啦，这买卖做不成啦！

丑窑户 (白)

没法子，跟他打官司吧！

老窑户 (白)

他跟官府都有来往，告不下来。

丑窑户 (白)

军门王大老爷，为官清正，又肯与民间分忧，到那里告他去。

老窑户 (白)

有理。正是：

(念)

欲除心头病，

丑窑户 (念)

拔出眼中钉。

(老窑户、丑窑户同下。)

【第四场】

(虎形上，跳，下。家院乙、王琏同上。)

王琏 (唱)

高高下下穿幽境，

山花山鸟笑迎人。

双飞巧啭堪观听，

万紫千红尽菲英。

(白)

行来双岔路口，不知向哪条路去？

家院乙 (白)

待小人寻问寻问。

(张伯川上。)

张伯川 (念)

花香留过客，鸟语笑迎人。

(白)

咦！那旁来的不是王二公子吗？

啊，二相公，张伯川拜揖。

王琏 (白)

你已逐出境外，为何还在此地？

张伯川 (白)

小子一向何等小心服侍公子，不想老爷错怪，将我逐出境外。有心投奔他乡，无奈缺少盘费，是以在此踌躇。不想遇见公子，实为万幸，望乞携带，犬马相报。

王琏 (白)

喂！我兄弟若非双亲严束，几乎被你诱坏。如今既已绝交，又来见我多讲什么！

张伯川 (白)

啊，公子，何出此言？小子虽讨老爷不是，但在二位公子面前，却有些许功劳。有道是：怪人须在腹，相见又何妨。怎么就对面无情啊？请问行色匆匆，往哪里去？

家院乙 (白)

公子要到松江，去见司马相公。老张，我们还是从大路去，从小路去？

张伯川 (白)

你们要到松江？哎呀！无论走大道小道，总得要走南山过去，你们去得了么？

家院乙 (白)

怎么去不得？

张伯川 (白)

告诉你们吧，凭谁到了南山下，要想活命万不能。

王琏 (白)

谁要去听他那小人之言，我们走路要紧。

张伯川 (白)

明明告诉他叫他不用前去送死，反倒说我是小人。好吧，你们尽管去吧！

家院乙 (白)

公子，听他所言，必有来历，问问何妨。

啊，老张，毕竟到了南山脚下为何就活不了性命？你可对我们说说。

张伯川 (白)

我是小人之言，有什么听头呢。让我走！

家院乙 (白)

啊，纵然今日公子道你不是，难道往常就无好处于你么？

张伯川 (白)

也罢！只算我济度众生吧。听了：

(念)

提起南山道路，令人魄散魂惊。近日出了一山君，截断四方居民。

若遇无知经过，连皮带骨齐吞。

王琏、

家院乙 (白)

呕，有这等事？

张伯川 (念)

我是实言若不信，

(白) 公子!
 (念) 只恐大祸临身!
 王琏 (白) 哎呀!
 (唱) 他言语恍惚实难信,
 难道果然有山君?

(〔虎吼声〕。)

家院乙、

王琏、

张伯川 (同白)

哎呀!

王琏 (唱)

忽听吼声山岳震,
 行人何处去藏身!

(虎形上, 冲。张伯川藏。王琏失球, 王琏、家院乙同惊下。张伯川出。)

张伯川 (白)

哎呀, 哎呀, 这半个时辰没有动静, 想是猛虎去了。哎呀, 幸亏这石洞藏身, 不然明年今天是我的周年了。哟, 前边霞光灿烂, 是什么东西?

(张伯川拾球。)

张伯川 (白)

这不是王琏的应天球么! 且住。近闻荆州孙起兴兵造反, 实为讨索此球而来。今幸拾得此球, 不免假冒王琏名姓去投孙起。倘能托天侥幸, 则我一生富贵无尽。就是这个主意。

(唱)

匹夫怀璧谁堪证,
 放宽胆量去投诚。

(笑)

哈哈……

(张伯川下。)

【第五场】

(家院甲、王瑚同上。)

王瑚 (唱)

拜别双亲往前奔,
 特到云间访高人。

(白)

小生王瑚。奉父母之命, 负笈从师。前面已离长桥不远了。

(〔内水声、喊声〕。)

家院甲 (白)

啊公子, 听前面水声大作, 人语喧哗, 不知何故?

王瑚 (白)

哎呀!

(唱)

平地缘何水声震,
 耳边又听人沸腾。

(众百姓同上。)

众百姓 (同白)

走哇! 走哇!

王瑚 (白)

请问诸位, 为了何事如此慌张?

众百姓 (同白)

相公不知。那边长桥出了一条恶蛟, 有时推波作浪, 覆舟倾船; 有时兴风喷雾, 陆地伤人。今日又在兴风作浪, 因此我等急急逃命。

王瑚 (白)

有这等事! 我们上云间是去不得了!

众百姓 (同白)

是呀, 那是云间大路, 如何去得呀!

(〔内水声〕。蛟形冲上。众百姓同下。王瑚举球。蛟形下。王瑚、家院甲同下。)

【第六场】

王濬 (内白) 开道!

(〔牌子〕。四红文堂、四大铠、中军、王濬同上。老窑户、丑窑户同迎上。)

老窑户、

丑窑户 (同白)

冤枉!

中军 (白)

有人拦马喊冤。

王濬 (白)

呈状上来!

(老窑户呈状。王濬看。)

王濬 (白)

状告恶霸周处……

来，带在马后，衙门听审！

中军 (白)

喳！

(【牌子】。四红文堂、四大铠、中军、王濬、老窑户、丑窑户同走圆场。)

中军 (白)

升堂！

王濬 (白)

传年老人问话。

中军 (白)

年老人进去回话！

老窑户 (白)

是。

丑窑户 (白)

老掌柜的，你自管进去回话。要是收下你，我们来给你送饭。

(丑窑户下。)

老窑户 (白)

哎呀，冤枉哪！

王濬 (白)

你是被周处诈害的么？

老窑户 (白)

小人是被周处诈害的。

王濬 (白)

周处是甚等样人？

老窑户 (白)

是本处乡宦周鲂之子。

王濬 (白)

呕！他就是周鲂之子。讲！

老窑户 (白)

是。此人生得膀阔三停，勇力过人。在这宜兴县行强霸道，各家行户每月俱要与

与他常例银子。

王濬 (白)

往日可曾与他？

老窑户 (白)

谁敢道个“不”字。往日时常与他。近日买卖不好，不曾与他。谁知惹恼他的

性儿啊！（唱）一怒不知力多大，举手两座窑尽塌。

王濬 (白)

哎呀，此人若无项羽之力，两座瓷窑焉能打塌得下！后来呢？

老窑户 (白)

打得小人们走投无路，望求爷爷做主啊！

(唱)

哀求老爷状准下，

结草衔环永报答。

王濬 (白)

可是实情？

老窑户 (白)

俱是实情。

王濬 (白)

三日后辕门听审。

老窑户 (白)

多谢老爷。

好了！

(念)

饶他顽似铁，难逃法如炉。

(老窑户下。)

王濬 (白)

转堂！

(四红文堂、四大铠、中军自两边分下。王濬走圆场。夫人上。)

王濬 (白)

夫人！

夫人 (白)

相公！

王濬 (白)

嗟！

夫人 (白)

相公为何面带愁容？

王濬 (白)

适才操演而归，忽有多人拦马喊冤。取那状子一看，原来都是告那周处诈害良

民，故而踌躇。

夫人 (白)

相公乃一方保障，万民司命，地方既有恶棍，只消拿来治罪就是。

王濬 (白)

我岂不知拿来处治，无奈周处就是故人周鲂之子，我与他父何等交厚。而况周

鲂只有此子，我若置他死地，岂不绝了周门后嗣，何以对故人于泉下！

夫人 (白)

啊相公，难道百姓便不是子民么？老爷必须调停才好。

王濬 (白)

呕，有了。周处纵然恃勇作恶，未必不能化导。待我明日改装私访，如其难驯，

再作区处。

夫人 (白)

相公说得甚是。

王瑚、

王琏 (内同白)

走哇！

(王瑚、王琏同上。)

王瑚 (念)

负笈只望从外学，

王琏 (念)

谁知平地起风波。

王瑚、

王琏 (同白)

啊，爹娘！

王濬 (白) 夫人啊，你们怎么回来了？

王瑚 (白) 哎呀爹娘呀，孩儿将到长桥，忽见一条孽蛟追赶行人，幸而逃脱回来，告知爹爹。

王琏 (白) 孩儿行至南山，忽来一只猛虎，向人追赶，故而急急回来，告知爹爹。

王濬 (白) 啊，有这等事？哎呀，水陆两途，行人岂不要断绝么！

夫人 (白) 这等说来，连周处竟成民间三害了！

王濬 (白) 嗟！不想此地如此多事，吾身为一方保障，岂能坐视不救！夫人、孩儿且退，待我筹划定了，然后除之。

夫人、
王瑚 (同白) 是。

王琏 (白) 哎呀爹爹！孩儿还有一事，未敢禀知。

王濬 (白) 又有何事？

王琏 (白) 孩儿在南山遇虎之时，一时慌迫，竟将应天球失落了！

王濬 (白) 啊！儿将应天球失落了？

王琏 (白) 正是。

王濬 (白) 好奴才！

(唱) 应天球本是无价宝，
恩赐我家酬功劳。
儿今一旦失落了，
圣上追究命难逃！

夫人 (白) 啊相公，他是见虎心慌失落的，并非有意轻弃，何必如此发作！

王濬 (白) 呃！他每常自负力勇，视千军万马犹如拉朽摧枯；怎么今日一见猛虎，便如此心慌！若是千军万马，他又怎生制服得来！嗟，儿正是那赵括之流，言过其实。儿啊，你难道不知那应天双球乃孙起之故物。近日孙起背反，原为索球而来。倘圣上追究起来，教我将何以对？

夫人 (白) 相公不必着急，可急出下告示，挨次寻查如何？

王濬 (白) 嗟，若是出下告示，岂不欲盖弥彰了！

夫人、
王瑚 (同白) 何以见得？

王濬 (白) 悬示搜寻，若是此球被那善良之人拾去，自能送来；倘被不良之人拾去，献于当今，还可分割；倘若携了此球去投孙起，岂不另起一番风波！那时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夫人、
王瑚 (同白) 这便怎好？

王琏 (白) 哎呀爹爹呀，孩儿本是一时心慌无计，所以失落。如今爹爹不必忧烦，待孩儿仍往南山拳打猛虎，寻找应天球而归。

王濬 (白) 啊，儿要仍往南山，拳打猛虎，寻找应天球而归么？

王琏 (白) 是。

王濬 (白) 好，儿快去！走！走！

(王濬气下。)

王琏 (白) 是。啊母亲，孩儿就此去也！

夫人 (白) 哎呀儿呀！你虽仗着武艺，怎能胜得过猛虎。倘有差池，岂不痛煞为娘么？

王琏 (白) 哎呀母亲，无奈爹爹盛怒之下，若是不去，儿便是有心轻弃的了！

王瑚 (白) 母亲不必着急。孩儿在路上，闻听纷纷传说，道圣上要开文武两科，广收天下奇才。待儿同兄弟，即便上京应试。倘若侥幸得取功名，便将应天球一事，奏闻圣上，并请大兵去剿孙起。若得天赐保佑，则是公私两全。母亲以为如何？

王琏 (白) 此事甚好。

夫人 (白) 儿等几时起程？

王琏 (白) 母亲啊！事起仓卒，即刻起身方好。孩儿们也不敢拜辞爹爹，望母亲与孩儿多多致意。请上容儿等拜别。

王瑚 (唱) 事已至急难招架，
王琏 (唱) 暂别膝下奔皇家。
王瑚 (唱) 若得姓字黄榜挂，

王琏 (唱) 公私两便慰白发。
夫人 (白) 须要小心!
王瑚、
王琏 (同白) 遵命。
(王瑚、王琏同下。)
夫人 (唱) 母子难尽离别话,
专听喜信到官衙。

(夫人下。)

【第七场】

(王濬上。)
王濬 (唱) 乔装改扮把街上,
为访周处化强梁。
(白) 老夫, 王濬。昨日孩儿王琏失去应天球, 有心将他痛责, 不料夫人暗地遣他弟兄进京应选去了。倘能侥幸, 正好与国家出力。我今改扮出衙, 为访周处至此。但不知他.....
周处 (内白) 嗯哼!
王濬 (白) 看那边来了一虬髯大汉, 想必就是周处。待我在此故作长叹, 看他可来问我。
(唱) 浑玉未琢多棱角,
当头棒喝返本真。
(周处上。)
周处 (唱) 半生豪侠运不通,
苍天何苦困英雄。
王濬 (白) 哎! 怎生得了哇!
周处 (白) 啊?
(唱) 老丈缘何冲天恨?
王濬 (白) 嗟, 将来不成世界了!
周处 (白) 啊!
(唱) 你为着何事说不平?
(白) 老丈, 你缘何坐在道旁长叹, 又言不成世界? 哦哦, 是了。想是年纪大了, 被人欺负, 不能出气, 故而长叹。不妨, 你且说是谁来, 我便与你报复。
王濬 (白) 啊壮士, 想老汉乃是唾面自干之人, 纵然有人欺负我, 有何较量!
周处 (白) 既如此, 你便叹者何来?
王濬 (白) 我叹这宜兴县的百姓, 近日好不苦也。
周处 (白) 啊, 宜兴县百姓苦着何来?
王濬 (白) 嗟, 近日出了三害!
周处 (白) 啊? 近日出了三害, 怎么我却不知? 请问老丈是哪三害?
王濬 (白) 壮士要问, 听了!
周处 (白) 讲。
王濬 (唱) 若提起这三害令人痛恨,
说出来连壮士也要心惊。
周处 (白) 请问老丈, 第一害是何等凶物?
王濬 (唱) 第一害那南山出了猛虎,
周处 (白) 啊, 南山出了猛虎, 它便怎样?
王濬 (唱) 若有人遇虎时皮骨全吞。
周处 (白) 啊, 如此厉害! 啊老丈, 那第二害呢?
王濬 (唱) 第二害更比那猛虎还狠,
周处 (白) 啊, 比猛虎还狠! 不知它是何物?
王濬 (唱) 长桥下出了条水孽蛟精。
周处 (白) 啊, 那长桥竟出了水孽蛟精。蛟精它便怎样?
王濬 (唱) 在水路兴波浪吞舟当耍,
在旱路吸行人只当点心。

周处 (白) 啊, 可恶啊, 可恶! 老丈, 那第三害呢?
 王濬 (唱) 提起了第三害令人头痛,
 他比那南山的猛虎、长桥的孽蛟还狠十分。

周处 (白) 啊, 他是何凶物, 比那猛虎、孽蛟还狠?
 王濬 (唱) 若论他亦非是禽兽之类,
 他是个有须眉、有志量、雄赳赳、气昂昂, 一个出群能人。

周处 (白) 啊, 这等说来, 他是个须眉丈夫了。他为何数在三害之内?
 王濬 (白) 听了!
 (唱) 都只为他的父丧早无人教训,
 因此上在长街做了歹人。

周处 (白) 啊, 他做何恶来?
 王濬 (唱) 他仗血性在宜兴习为光棍,
 诈富豪讹行业苦害良民。

周处 (白) 啊, 这等说来, 此人是个作恶的光棍了!
 王濬 (唱) 那有钱的还可以常常恭敬,
 可怜那贫苦家他只逼得卖田产、典妻儿也难少他半厘毫分。

周处 (白) 啊, 真真的可恶啊, 可恶啊! 老丈, 想那些被害人家, 就无人去告他么?
 王濬 (白) 瞎!
 (唱) 那被害家虽想着官府告禀,
 怎奈他把持得大小衙门, 上下人等谁敢做声!

周处 (白) 哎呀, 哎呀, 这还了得!
 王濬 (唱) 你想想这三害如此凶狠,
 教百姓在世上怎过光阴?

周处 (白) 哇呀呀!
 (唱) 闻言不由俺心不忿,
 陡起豪杰杀人心。

(白) 老丈!
 (唱) 那人毕竟是何名姓?
 (白) 对俺说明了——
 (唱) 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王濬 (唱) 我若是说出他的名和姓,
 只怕我这老命活不成。

周处 (唱) 有俺在此你休发怔,
 就是巨灵神也难近某身。

王濬 (白) 壮士要问, 附耳上来!
 (唱) 他姓周名处字子隐,

周处 (白) 哎呀, 唔!
 王濬 (白) 如何!
 (唱) 连壮士闻名也胆怕惊。

周处 (白) 哎呀!
 (唱) 好一似霹雷当头震,
 岂知俺做了不肖的人。

王濬 (唱) 你缘何听了也发怔?
 周处 (白) 老丈!
 (唱) 周处就是俺的名。

王濬 (白) 哎呀, 饶命啊!
 (唱) 恕我一言错出唇,
 望求你饶恕我这残生。

周处 (白) 老丈!
 (唱) 人而不仁真禽兽,
 倒比禽兽还狠十分。
 多谢老丈把咱引,
 良言惊醒梦中人。

王濬 (白) 辞别老丈往前奔!
你往哪里去?
周处 (白) 老丈!
(唱) 我不除三害不為人。
(白) 请了!
(周处下。)
王濬 (笑) 哈哈……
(唱) 看他受喝顿然醒,
不似寻常败类人。
谅他此去施本领,
定除三害民安宁。
(笑) 哈哈……
(王濬下。)

【第八场】

(虎形上, 跳下。)
周处 (内白) 走哇!
(周处上。)
周处 (唱) 日色苍茫烟笼罩,
山路崎岖好萧条。
怒气不息登山道,
抖擞精神寻虎巢。
(〔内虎吼声〕。)
周处 (白) 啊!
(唱) 侧耳听得虎声啸,
今日教它命难逃!
(虎形上, 扑周处。)
周处 (白) 好孽畜啊!
(蛮牌令) 看看看, 山君果然泉,
扑来如风暴。
今宵遇尊者,
教它难纵跳。
哪怕这八面威,
想逃生, 也难逃。
掣青锋, 电光绕,
(周处刺虎形。)
周处 (白) 猛虎已死, 俺不免下得山去, 再至长桥, 斩那孽蛟便了!
(合头) 才教这南山居民乐陶陶。
(周处下。)

【第九场】

老年百姓、
丑百姓、
众百姓 (内同白) 走啊!
(老年百姓、丑百姓、众百姓同上。)
老年百姓 (白) 列位请了!
丑百姓、
众百姓 (同白) 请了!
老年百姓 (白) 昨日周处在南山杀了猛虎, 算除了我们一害。今日又来长桥斩蛟。此人虽然强霸, 不想倒有这侠气, 实为可敬。为此邀齐乡民, 各执棍棒鸣锣, 与他助威。若能斩得孽蛟, 算除我们二害了!

丑百姓 (白) 二害虽除，只是他自己那般横行，想来这三害万万不能全除。

老年百姓 (白) 他既如此捨命，想是慈心发现，普救众生，岂能再有横行之理！

众百姓 (同白) 远远望见周大爷来了！

(周处上。)

周处 (白) 走啊！

(滴溜子)

俺自来，俺自来雄心粗豪，
哪知晓，哪知晓犯律违条。
从此与民除暴。

老年百姓、
丑百姓、
众百姓 (同白) 啊周大爷来了！

周处 (白) 你等各执棍棒，敢是前来劫俺么？

老年百姓 (白) 非也。我等闻大爷昨日杀了南山猛虎，今日又来长桥斩蛟，真是人中豪杰，与民除害。但此孽蛟非猛虎可比，犹恐大爷独力不威，为此我等各执棍棒，鸣锣助威。

周处 (白) 多承列位费心。但众位只须远远鸣锣，不可近前。若被它伤，反觉不便。

老年百姓、
丑百姓、
众百姓 (同白) 是。

周处 (白) 你等随俺来呀！

(合头)

青锋紧持牢，纵身波涛，
这回教它身首断早。

(周处、老年百姓、丑百姓、众百姓同上桌。)

周处 (白) 你看这水，西出长江，南来震泽。真是滔天洪波，好不险峻也。众位鸣锣呐喊，喝那孽蛟来者！

老年百姓、
丑百姓、
众百姓 (同白) 啊！

(老年百姓、丑百姓、众百姓同鸣锣。蛟形上，入桥中。)

老年百姓、
丑百姓、
众百姓 (同白) 蛟来了！

周处 (白) 呔！孽畜！俺周处来也！

(周处下桌，与蛟形斗。蛟形入桥中。周处追蛟形。)

老年百姓 (白) 啊呀众位，你看周处与那孽蛟相斗，下入水底，好不怕煞人也！

丑百姓 (白) 哎呀列位，这才叫做生死之“交”也。

(【江儿水】。周处出桥。)

周处 (白) 接头！

(周处上岸。)

老年百姓、
丑百姓、
众百姓 (同白) 哎呀大爷，辛苦了，真乃天神也！

周处 (白) 列位啊，俺自老大徒悲，作下滔天罪恶。今虽二害尽除，终难洗俺前污。罢！今对众位面前自尽，以掩俺旧日之罪！

(周处刎。)

老年百姓 (白) 哎呀周大爷，你今与万民除害，不但一方感恩，万民无不景仰。不闻蘧伯玉五十知非，大器晚成。大爷何不从此埋头读书，岂不名扬天下！

周处 (白) 咦咦，哈哈！列位啊！

(合头)

从今再不行邪道，
全凭着三尺龙泉事业高。

(白)

请啊！

(众人同下。)

【第十场】

(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同上，同起霸。)

赵超 (念) 大将生来胆气豪，
钱胜 (念) 熟悉三略与六韬，
孙翼 (念) 临阵哪怕千军敌，
李羽 (念) 壮士须建汗马劳。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俺——

赵超 (白) 赵超。

钱胜 (白) 钱胜。

孙翼 (白) 孙翼。

李羽 (白) 李羽。

赵超 (白) 列位将军请了!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请了!

赵超 (白) 孙大王兴兵伐晋，索取应天双球。今日开兵，为此全身披挂，且候大王兴兵。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话言未了，大王升帐来也。两厢伺候!

(【发点】。四下手、四蓝文堂、四大铠、四女兵、孙琪花、孙瑶草引孙起同上。)

孙起 (点绛唇) 锦战花袍，旭日光耀，整戈矛，国耻难消，世仇管取报。

(【牌子】。)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参见大王!

孙起 (白) 站立两厢。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啊!

孙起 (念) 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孙琪花 (念) 谁知江上逋逃客，

孙瑶草 (念) 一剑霜寒十四州。

孙起 (白) 孤家孙起。

孙琪花 (白) 大郡主琪花。

孙瑶草 (白) 二郡主瑶草。

孙起 (白) 孤本东吴文帝苗裔齐王奋之子，出镇长沙，驻扎襄阳。不料晋朝遣王浑、王濬分道江南，遂灭吴国。其时自揣力量不敌，只得举州而降。晋家着俺仍镇此土。孤这二女，乃先妃刘氏所得应天双球而生。真是美倾粉黛，勇冠须眉。只恨应天双球被王濬获去，近日晋家又罢俺州郡兵权。为此一怒，复据荆襄，定要报取先帝之仇。夺转应天双球，方消孤恨!

儿啊，那西陵建平，地居上流，若得占为屏蔽，方好行兵直捣。今欲选个先锋前往攻打，不知营中将军谁人可当此任?

孙琪花 (白) 爹爹，禁中自有颇、牧，何必又向外选。

孙瑶草 (白) 爹爹，欲成大业，孩儿姐妹便是佐命元勋，何在区区攻城略地?

孙起 (白) 哈哈……好两个佐命元勋! 为父即授尔姐妹为左右先锋，即日开兵。姐向建平，妹往西陵。须要努力成功，方称巾幗丈夫!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谢父王！
 孙起 (白) 听孤令下！
 (西皮摇板) 奋起东吴群英俊，
 从此金陵王重兴。
 若得复取江南郡，
 不负先人有子孙。
 尔二人各执一支令，
 讨取西陵与建平。
 为父随后亦征进，
 旌旗报捷便功成。

孙琪花 (白) 爹爹！
 (西皮摇板) 儿等此去管取胜，
 孙瑶草 (西皮摇板) 稳坐帐中听捷音。
 (白) 带马！
 (四下手、四女兵、孙琪花、孙瑶草同下。)

孙起 (西皮摇板) 看她姐妹威风凛，
 岂是窈窕女钗裙。
 (许旌阳上。)

许旌阳 (西皮摇板) 姻缘簿上早注定，
 吾神暂为月下人。
 (白) 啊！孙将军，贫道稽首！
 孙起 (白) 道者何来？
 许旌阳 (白) 将军不必疑讶，吾乃旌阳许道人便是。有画图一轴，特来相赠。
 孙起 (白) 啊！待孤展开看来。
 (孙起看。)

孙起 (白) 孤道是何物，原来是轴俊美男图像，要它何用？
 许旌阳 (白) 此画名为合欢图。将军日后富贵，并两位郡主的姻缘，都在上面，不信请看谶语。
 (孙起看。)

孙起 (念) 自古姻缘非偶然，姐妹当配文武元。应天双球是红线，管保富贵庆团圆。
 (白) 啊！难道两个女儿的姻缘，全在这画上不成？
 许旌阳 (白) 将军呀！
 (西皮摇板) 荣枯安危终有定，
 休仗己能狂妄行。
 执此画图你须谨慎，
 (放烟火。许旌阳下。)

孙起 (白) 呀！
 (西皮摇板) 只见他足下忽生云。
 此事叫孤难顿醒，
 仙家指点必有因。
 (白) 且住。想这道人，若不是真仙，何能突来忽去？只是这画中的意味，叫孤哪里解得出。有了，女儿天性聪敏，教她自去详解便了。
 来！命马上将此画图，送与大郡主观看。

下手甲 (白) 是！
 孙起 (白) 静听西陵、建平捷报，大军准备起行！
 (西皮摇板) 暂守荆襄听音信，
 捷音一到便开兵。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四青袍、二院子、王瑚、王琯同上。)

王瑚 (唱) 今朝喜得鳌头立，

王琏 (唱) 芸窗苦读功不虚。
双生兄弟不足异，
难得金榜名并题。

王瑚 (白) 下官新科文状元王瑚。
王琏 (白) 下官新科武状元王琏。
王瑚 (白) 贤弟，愚兄谓你遇虎失球，必非佳兆。岂知此番入京，竟成文武双魁，可谓侥幸也。

王琏 (白) 兄长，兄自赴宴后，即蒙圣上召对。已将孙起犯顺之事，由小弟申奏，当兴师剿除。幸蒙圣上纳听，将要授爹爹督帅。这几日想有圣命下颁矣。

王瑚 (白) 我亦预知此事，一虑爹爹鞍马之劳，二为免去生灵涂炭之苦，所以陈对之时，当以招抚为上。遂荷圣上恩准，着中书草诏招安。你我当整冠以待。

朝官 (内白) 朝命下！
二院子 (同白) 朝命下！
王瑚、
王琏 (同白) 看香案接旨。
(四青袍同下。【牌子】。四校尉、朝官同上。)

朝官 (白) 圣旨下。跪！
王瑚、
王琏 (同白) 万岁！
朝官 (白) 听宣读。诏曰：四垒多故，聿求戡乱之方。孙起无故犯顺，王濬足堪征灭。准其二子所请，授王濬为征南大元帅。王琏同为协助。又与副将札符，任浚检员授职。并授王瑚为行军参赞，付以招安敕书，彼顺则抚之，彼抗则戡之。当体好生为事，勿以屠戮安行。赐以金帛荣归，即与其父兴军。钦哉。谢恩！

王瑚、
王琏 (同白) 万万岁！
朝官 (白) 恭喜二位殿元公！
王瑚、
王琏 (同白) 有劳枉驾！
朝官 (白) 岂敢！这是招安敕书，这是天子符命。参军好自为之。
王瑚 (白) 俱请供奉。
朝官 (白) 皇家只为孙起猖獗，明日合当请训荣归，随同尊翁兴师要紧。我上殿复旨去也。
王瑚、
王琏 (同白) 有慢。
(朝官下。)

王瑚 (白) 贤弟，你我即修家书，先着人报知父母，然后请训起程便了。
王琏 (白) 兄长言之有理。请！
王瑚 (唱) 侥幸锦衣归故里，
王琏 (唱) 真正端的是男儿。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内喊声】。张伯川上。)

张伯川 (白) 哎呀！吓煞我也！
旗牌 (内白) 马来！
(【水底鱼】。旗牌上，撞倒张伯川。)

旗牌 (白) 闪开，闪开！
张伯川 (白) 嘿！你这人低头走路，抬头看人。怎么朝人身上乱闯？要是碰坏了人，难道说不偿命么？

旗牌 (白) 唔！这般荒乱世界，男女奔走无影。看你贼头鬼脑，将俺马儿惊跑，便踏死你，犹如鸡犬一般。谁来与你偿命？

张伯川 (白) 哎呀，你这等狂言大语，难道你有什么来头？
旗牌 (白) 说出我的来头，只怕要吓煞你。俺乃孙起大王帐下旗牌官是也！

张伯川 (白) 哎呀，哎呀，原来是尊官。学生不知，多有得罪。
 旗牌 (白) 这穷酸还与我见礼！
 张伯川 (白) 实不相瞒，学生特来求见你大王的。
 旗牌 (白) 看你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你去见他做甚？闪开！
 张伯川 (白) 学生无别，前来进宝。
 旗牌 (白) 唔！进你娘的现世宝。马来！
 (旗牌冲下。)
 张伯川 (白) 哎呀！我张伯川到此面献应天球，不想孙起军马如此威盛，教俺怎敢进前！
 (【内喊声】。)
 张伯川 (白) 哎呀！
 (【水底鱼】。张伯川下。)

【第十三场】

(【风入松】。四下手、四女兵、孙琪花同上。)
 旗牌 (内白) 马来！
 (旗牌上。)
 旗牌 (白) 参见郡主！
 孙琪花 (白) 你来何干？
 旗牌 (白) 大王突见一位许旌阳仙人，送来合欢图一轴。上面注有谶语，道二位郡主日后姻缘富贵俱在图中。大王不解其意，特命小将送来，与郡主详解；二来打听建平可曾夺下。画图呈上！
 孙琪花 (白) 侍儿们收好，待事完毕再看！
 (女兵甲接图。)
 孙琪花 (白) 我自来攻打建平，未曾张弓施刃，那守关将士，闻声而逃。闻得二郡主攻打西陵，城关已被占下了。
 旗牌 (白) 真乃大王洪福，二位郡主英勇。不知郡主领兵来此，欲往何处而去？
 孙琪花 (白) 我因得了建平，已命偏将把守。欲往西陵，会同二郡主，请大王大兵到来，同打武岗关。你今来得正好，去请大王大兵来者！
 旗牌 (白) 遵命。
 孙琪花 (念) 道我姐妹整装等。
 旗牌 (念) 不日大兵就来临。
 (旗牌下。)
 孙琪花 (白) 就此催马往西陵去者！
 (四下手、四女兵同应。【合头】。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书童 (内白) 啊哈！
 (书童上。)
 书童 (念) 好笑，好笑，太岁读书真胡闹；真邪，真邪，杀人魔王要上学！
 (白) 小子我是周大爷庄上书童便是。论起我们大爷，从前是个好管闲事的太岁，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料那日遇着耆老，将他一番棒喝，竟在南山杀了猛虎，又到长桥斩了孽蛟，他如今居然念起书来了。正是：
 (念) 浪子回头石变玉，光棍收心铁成金。
 周处 (内白) 嗯哼！
 书童 (白) 话言未了，你瞧我们学生大爷出来了。
 (周处上。苍头随后暗上。)
 周处 (引子) 负笈从师学，悔误年华暮。
 (白) 学生周处。幼年也曾读书，不幸中途败行。幸得父老指教，今已改过自新。我想要做忠臣孝子，必须广读诗书；就是那立身处世，也要学那先圣先贤。久闻陆机、陆云二位先生，可称当世第一饱学。近日来此盘桓山水，为此拜他为师，日夜讲求诗书。今当讲书之期。

书童，书囊可曾收拾好了么？
 书童（白）收拾倒是收拾好了，就是短了一本百家姓儿，可得买来带着。
 周处（白）那是儿童读的，还买它做甚！
 书童（白）大爷你既不是儿童，为何早晚也要上学呢？
 周处（白）岂不知：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上学何在年大年小！
 书童（白）既然如此，但是到了书房——
 （念）少出小恭别偷懒，不要逃学休装憨。若要恼了先生时，打你的屁股臊你的脸。
 周处（白）多嘴！
 书童（白）是。
 周处（白）苍头，你在家中好生看守门户。所有外客相访，都回了他。
 苍头（白）是。
 （苍头下。）
 周处（白）正是：
 （念）富贵自从勤苦得，功成须读五车书。
 （周处、书童同下。）

【第十五场】

（门官、王濬同上。）
 王濬（引子）貔貅万灶靖南天，夸双凤齐占魁元。
 （白）老夫王濬。只因孙起作乱，上表请兵。蒙圣上除授征南兵马大元帅，统军征剿。幸喜两个孩儿，得中文武双魁，已将应天球一事，奏明圣上。钦点大孩儿监军，次子随军效力。闻得今日荣归，府县将送旗匾来也。
 （【普天乐】。四青袍抬匾同上，常州知府、宜兴知县同上。）
 常州知府、
 宜兴知县（同白）大元帅请上，容职（府）（县）拜揖。
 王濬（白）不敢。请起！多蒙二位枉顾，本帅何以克当！
 常州知府、
 宜兴知县（同白）二位殿元公同登龙虎二榜，理当拜贺。所有恩赐旗匾，谨此拜送，就请中堂悬挂。卑职还要迎接二位状元，将匾送至中堂。
 王濬（白）有劳了！
 （【合头】。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四执事、四青袍、二锣夫、二伞夫、王瑚、王琏同上。）
 王瑚（引子）昆仲何侥幸，
 王琏（引子）文武双登，埙篪合鸣。
 王瑚（白）下官王瑚。
 王琏（白）下官王琏。
 王瑚（白）贤弟，你我何幸，同胞一日双生，今又同年得中文武双魁。维荷圣主怜才之意，实缘祖宗阴德之功也。
 王琏（白）便是。前面已离军门不远，左右趲行！
 （四执事、四青袍同应。【朝天子】。四青袍捧酒同上，常州知府、宜兴知县同上。）
 常州知府、
 宜兴知县（同白）啊殿元公！
 王瑚、
 王琏（同白）老公祖！老父母！
 常州知府、
 宜兴知县（同白）下官等为二位状元荣归，特地前来迎候送酒。
 （【吹打】。常州知府、宜兴知县同递酒。）
 王瑚、
 王琏（同白）多谢二公。

常州知府、
宜兴知县 (同白) 还有公宴，现设长亭。请状元公稍留车马。
王瑚 (白) 盛情已渥，不敢过叨。二公请便，容我归见家尊，后当再叙。
常州知府、
宜兴知县 (同白) 如此殿元先请，我等随后叩贺。
王瑚、
王琏 (同白) 这就不敢。
(常州知府、宜兴知县同下。)
王瑚、
王琏 (同白) 就此打道！
(四执事、四青袍同应。【合头】。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牌子】。王瑚、王琏、四执事、四青袍、二锣夫、二伞夫同上。门官、院子、王濬、夫人同上。)
门官 (白) 执事卸下！
(四执事、四青袍、二锣夫、二伞夫自两边分下。)
王瑚、
王琏 (同白) 爹娘请上，待孩儿们拜见。
(【吹打】。王瑚、王琏同拜。)
王濬 (白) 起来。坐了。
王瑚、
王琏 (同白) 谢爹娘。
王濬 (白) 孩儿今日之荣，有赖夫人栽培之力。
夫人 (白) 实赖老爷教子有方。
王濬 (笑) 哈哈……
(白) 但有一说，可知水涨则船高，船高则招险。勿以一身得第，便尔自矜骄人。施于君子则必败己德，施于小人则必招彼怨。祸必随之，务当谨慎！
王瑚、
王琏 (同白) 是。孩儿等敢不永遵严训。
王濬 (白) 你们的家书，我已阅过。但圣上命我督兵，可是出于圣意否？
王琏 (白) 禀告爹爹知道：孩儿得中后，即蒙圣上召对。论及孙起一事，孩儿便反复开导，并将应天球奏闻。所以特敕爹爹督兵，兄长授为参赞，孩儿授为协助。
夫人 (白) 原来如此。
王濬 (白) 夫人不提，我原有此心。但此人落泊无羁，前者我曾假扮父老，在宜兴道上访他。被我一番言语，说得他顿然改悟，去向南山杀了猛虎，长桥斩了孽蛟，闭户攻读，颇有贤名，但恐不无虚誉。
王瑚 (白) 是。但孩儿廷对之际，已将孙起一节面奏。一来诚恐生灵涂炭，二来实虑爹爹鞍马之苦。所以陈对招抚为上，遂合圣主之意。委任孩儿准着中书草诏，候归省事竣，即向敌营招抚。爹爹以为如何？
王濬 (白) 啊相公，你每每提那周处武艺超群，今又颇著贤名。何不聘来，充为副将，岂不是好？
王瑚 (白) 夫人不提，我原有此心。但此人落泊无羁，前者我曾假扮父老，在宜兴道上访他。被我一番言语，说得他顿然改悟，去向南山杀了猛虎，长桥斩了孽蛟，闭户攻读，颇有贤名，但恐不无虚誉。
王濬 (白) 大孩儿你可明日微服私访，观他动静。若果改恶向善，你可卑辞下礼，聘他做个副军，不得有误。
王瑚 (白) 是。但孩儿廷对之际，已将孙起一节面奏。一来诚恐生灵涂炭，二来实虑爹爹鞍马之苦。所以陈对招抚为上，遂合圣主之意。委任孩儿准着中书草诏，候归省事竣，即向敌营招抚。爹爹以为如何？
王濬 (白) 此事虽为治国安民之道，但你少年书生，怎能招抚得巨魁？也罢，我当先施军威，教他知我厉害，然后再行招抚便了。
王瑚 (白) 谨依严命。
(门官上。)
门官 (白) 启爷：都中王、侯、公、伯、驸马都尉、各部大人特遣人来与爷贺喜。府、县并大小将官，俱在辕门外叩贺。这有礼单呈上。
王濬 (白) 礼物一概不收。说我出师在即，多多致谢，容日答拜。
(门官应下，院子上。)
院子 (白) 酒筵齐备，请太老爷、太夫人、二位状元老爷入席。

王濬 (白) 夫人、孩儿随我来!
(唱) 权洗香尘春风好,
一家欢宴在今朝。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二差役 (内同白) 走啊!
(二青袍搭礼物同上, 二差役同上。)

二差役 (同念) 向日虎难近, 今日士堪亲。
(同白) 来此已是。有人么?

(苍头上。)

苍头 (白) 来了。
(念) 从前无人睬, 今者来频频。
(白) 啊, 二位是哪来的?

二差役 (同白) 我们是经历老爷所差, 奉了外郎相公之命, 各有名帖, 那是聘物, 特来相请周大爷出仕。相烦通报。

苍头 (白) 呕! 原来那些老大人多知道我们大爷收心, 如今竟人人前来聘他, 这也可喜。啊, 二位, 家主从陆先生讲书未回, 可将聘物带回, 名帖留下。待家爷回来禀明就是。

二差役 (同白) 我们老爷多多致意, 就是周爷未回, 可将聘礼一齐留下, 我等也好复命。

苍头 (白) 只是家下无人照应, 留下不便。还请带回去罢!

二差役 (同白) 也使得。将名帖留下, 我们去了。

苍头 (白) 有慢。

二差役 (同白) 好说。
(同念) 不是虚留聘, 端为大贤人。

(二差役、二青袍同下。)

苍头 (白) 且将这名帖好好安放书房便了。

王瑚 (内白) 军士们, 且将军马扎驻庄口!
(王瑚上。)

王瑚 (念) 为国求贤达, 劝说高尚心。
(白) 下官王瑚, 奉父之命, 微服来探子隐。

苍头 (白) 外面为何人喊马嘶? 我且出去看看。

王瑚 (白) 啊, 老人家!

苍头 (白) 原来是一位相公。相公何来?

王瑚 (白) 我是来看周子隐的, 与我进去说一声。

苍头 (白) 啊, 相公是来看我家主的, 奈家爷学中讲书去了, 无人接待怎好?

王瑚 (白) 既是讲书, 晚上终要回来的。

苍头 (白) 回是要回来的。请问相公尊姓大名? 可说明了, 待小人转达家爷罢。

王瑚 (白) 我姓王。有要紧的话, 要与你家大爷面讲, 你是转达不得的。

苍头 (白) 如此请到书房中坐。

王瑚 (白) 使得。

苍头 (白) 请进。请坐。我去看茶来。
(苍头下。)

王瑚 (白) 妙啊! 你看一庭花柳, 四壁图书, 素几无尘, 篆烟如缕。不必问他为人, 只这读书的所在, 可知他气象一变了。

(王瑚进桌看书。)

王瑚 (白) 这是四书大意, 五经七子书, 诸葛孔明出师表……呀! 这是县宰聘他的名帖, 这是府尊聘请他的文檄。呕! 原来府县都来徵聘! 他只管从学名师, 不肯应聘, 可见他志趣高尚了!

(唱) 聘他出仕未应许,
淡泊自甘学高儒。
谁信猛虎曾负隅,

也会隐居伴琴书。

(苍头上。)

苍头 (白)

相公请茶。

王瑚 (白)

有劳了!

苍头 (白)

好说。

(书童、周处同上。)

周处 (唱)

讲罢归来自吟唔，
再点青灯温旧书。

书童 (白)

大爷回来啦!

苍头 (白)

大爷回来了。有位姓王的相公，在书房候大爷已久了。

周处 (白)

哪个姓王的相公?

苍头 (白)

是位少年。

周处 (白)

呀!

(周处望。)

周处 (唱)

看他翩翩似玉树，
风度潇洒与人殊。

(白)

啊! 先生。

王瑚 (白)

啊子隐兄，回来了。

周处 (白)

先生啊!

(唱)

勿疑避客迟倒屣，

王瑚 (白)

岂敢!

(唱)

恕咱轻身妄造庐。

周处 (白)

请坐。

王瑚 (白)

有坐。

周处 (白)

请问先生贵姓尊字? 山野荒僻，何劳长者赐顾!

王瑚 (白)

学生东鲁王玉。素仰高风，特地晋谒，不想驾赴学馆，所以恭候。

周处 (白)

适从云间陆先生听讲春秋，因此失迎，多多有罪。

王瑚 (白)

好说。

周处 (白)

书童看茶。

书童 (白)

是。

(书童下。)

苍头 (白)

大爷，适才府里经历老爷，县中外郎相公都来聘请大爷出仕。礼物不曾收他的。留下名帖，他说明日再来奉请。

周处 (白)

他若明日再来，将我名帖多多拜上。说我从师讲学，不敢应召，另日面谢。

(苍头下。)

王瑚 (白)

请问子隐兄，州郡徵聘乃朝廷盛典，为何反要辞他?

周处 (白)

先生，我周处不过樗栎之质，怎做得皇家栋梁。况学问未充，岂能相助为理!

王瑚 (白)

子隐兄莫怪学生直言。你昔是深山潜豹，今为圣代祥麟。当此世路阽危，正宜挺身靖难，岂不闻乎——

(唱)

怀宝迷邦儒自误，
志士当为国驰驱。

周处 (白)

先生!

(唱)

我自觉无用一朽骨，
若以儒荐便是虚。

王瑚 (白)

子隐!

(唱)

你的英勇堪迈古，
岂甘枥下终盐车!
何必窗下寻章句，
斩将搴旗，你是大丈夫!

周处 (笑)

哈哈!

(唱)

年华老大悲空度，
何况学浅才识疏。
不能为国做支柱，

王瑚 (白) 甘守衡门做愚夫。
不必过谦。实不相瞒，学生王瑚，便是开府之子。不才忝中新科状元，今为行军参赞。

周处 (白) 啊，原来是殿元公。失敬了！

王瑚 (白) 不敢。家君奉命督征吴逆孙起，已经提奏屈兄授为副将。因恐大驾不肯出庐，遗下官到府相劝。乞即遄行，以慰伫望。

周处 (白) 哎呀大人！我周处虽是鲁莽匹夫，常有靖扫妖氛之志。但尊大人是江南保障，麾下岂少智勇全才，何必下及草茅重烦提荐！

王瑚 (白) 那孙起啊！
(唱) 恃己技勇人人惧，
襄汉地面已成墟。
刻下声势如破竹，
吾兄不出难挡渠。

周处 (白) 哎呀呀！
(唱) 闻言不由冲冲怒，
小丑何胆敢长驱！
(白) 大人！
(唱) 俺周处愿去报知遇，
看他那螳螂怎挡车？

王瑚 (白) 好！足下不愧英雄也。
(苍头上。)

苍头 (念) 外面许多人役喧嚷，说是伺候什么王状元的。

王瑚 (白) 快唤他们，取官服来！

苍头 (白) 人役，取官服上来！
(四青袍、院子、书童同上。【吹打】。周处、王瑚同换衣。)

书童 (白) 大爷是平地升天啦！

苍头 (白) 正是。

书童、
苍头 (同白) 小人们与老爷叩喜！

周处 (白) 起来。我今奉命随征，你们在家——
(唱) 晨兴夜息勤农务，
少惹闲事少外出。

苍头 (白) 只愿老爷啊！
(唱) 奋臂指处群凶服，

书童 (白) 老爷！
(唱) 你回来还念那子曰乎。
(周处笑。)

王瑚 (唱) 带马引导回衙署，

四青袍 (同白) 啊！

苍头 (白) 小人等送老爷。

周处 (唱) 静听捷报到茅庐。
(周处、四青袍、王瑚同下。)

苍头 (笑) 哈哈……
(唱) 欣看他昂昂入军伍，

书童 (唱) 闪得我单单守空屋。
(苍头、书童同笑，同下。)

【第十九场】

(四龙套、王濬同上。)

王濬 (西皮慢板) 忆昔当年受君嘱，
十万楼船下东吴。
那张悌暗置横江锁，

吾制大筏列火炬。
军盛直捣金陵所，
杀得来神鬼软也酥。
因此上孙皓无投路，
才能够恭献江东图。
晋室以此天下服，
三分一统狼烟除。
我儿此去聘周处，
谅不方命定出庐。

(门官上。)

门官 (白) 启爷，大老爷往聘周处，已到辕门了。
王濬 (白) 吩咐开门。
门官 (白) 吩咐开门。

(【牌子】。周处、王瑚同上。)

王濬 (白) 呀，周子隐！

(周处退。)

周处 (白) 呀，这、这便是尊大人么？
王瑚 (白) 正是家父。
周处 (白) 啊，我在宜兴道上会见的父老，好似尊大人无二。
王瑚 (白) 便是家父改扮会见兄的。
周处 (白) 哎呀！老元戎，周处罪该万死！
王濬 (白) 子隐，你当日啊！

(西皮二六板)
那群黎为你双眉蹙，
那百姓为你受残酷。
一纸公状将你诉，
我为你改装在道途。
幸喜你南山去杀猛虎，
长桥你把孽蛟除，
立志重新改旧恶，
最羨你闭门将书读。
到今日你的贤名著，
脱却蓝衫换巾幞。
得有今日你须记我，
你记我提醒你这大丈夫。

周处 (白) 恩公呀！
(唱) 感谢恩公直言喝，
不然终陷在孽波。
从此紧随鞭镫左，

王濬 (白) 子隐！
(唱) 进退不废你吟哦。
随我同到宝帐坐，

(王濬携周处手同进坐。)

王濬 (唱) 共议除贼奏凯歌。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孙起攻打武岗关！

王濬 (白) 再探！

(报子下。)

周处 (白) 恩公，既是孙起猖獗而来，待末将先领一军，挫他的锐气如何？

王濬 (白) 将军所见虽是，但圣上已有招安旨意，不忍涂炭之苦。无奈孙起执迷不悟，我与子隐来日先见一阵，教他知吾军威，然后再行招安。但出战之时，子隐切勿妄杀，亦恐有伤天和。

周处 (白) 足见恩公仁威兼并，周处敢不奉教。

王濬 (白) 来！吩咐后帐摆宴，与周将军接风！

四龙套 (同白) 啊！
 周处 (白) 多谢恩公。
 王濬 (唱) 幸得虎将归帷幄，
 周处 (唱) 蒙收左右沐恩波。
 王瑚 (唱) 从此风云齐会合，
 王濬 (唱) 协力同心保山河。
 (王濬、周处、王瑚同笑。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孙琪花、孙瑶草同上，双起霸。)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粉蝶儿) 击鼓吹螺，则听得击鼓吹螺，
 恰便似女缥绡猛可的赛咱不过。
 (同白) 俺乃——
 孙琪花 (白) 大郡主孙琪花。
 孙瑶草 (白) 二郡主孙瑶草。
 孙琪花 (白) 贤妹，父王行兵以来，抢关夺郡，无不唾手而得。今日点兵布阵，为此全身披挂，且候父王令下。
 孙瑶草 (白) 父王升帐，两厢伺候！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请！
 (【牌子】。四龙套、四大铠、四下手、四女兵、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孙起同上。)
 孙起 (粉蝶儿) 看俺这八面调和，
 须待着会风云，早又是龙蛇交错，
 可不云强者尤多。
 须谨防，莫自恃方称识大。

(【牌子】。孙起上高台。)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参见父王！
 孙起 (白) 两厢伺候！
 (念) 孤自兴兵立旗纛，武侯曾布八阵图。休言弱弱金钗女，赛过男儿大丈夫。
 (白) 孤，孙起。近闻晋主拜王濬为帅，其子王璉同周处为左右二军。孤家抢州夺郡，势如破竹。今日两下交锋，料非寻常可比。
 啾！众将官！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啊。
 孙起 (白) 与俺布演阵图者！

(【将军令】。演阵。)

孙起 (笑) 哈哈……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布阵已毕。
 孙起 (白) 琪花、瑶草，汝二人押住后队，待为父迎那王濬去者！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得令。
 带马！

(四女兵、孙琪花、孙瑶草同下。)

孙起 (白) 众将官，就此迎战者！
 (【急急风】。四龙套、四大铠、四正将、四上手同二龙出水上，王濬上。)

王濬 (白) 孙起! 汝本亡国之馀, 我圣上不加诛戮, 反授你官爵, 足为宽厚无穷。汝不思报德感恩, 反行叛逆, 是何道理?

孙起 (白) 王濬! 自吾先祖建业以来, 拥有江南半壁山河。被汝司马氏逞强黩武, 屠我江南, 赚我应天球。既以荆襄属吾, 何得罢我兵权? 可见晋朝贪而无厌。孤家今日到此, 好好复我山河, 还我双球。若有半个不字, 便将你那晋室踏为齑粉!

王濬 (白) 逆贼一派胡言! 放马过来!

(王濬、孙起同打, 同下。【急急风】。四龙套、四上手、王璉、周处同上, 过场, 双下。)

【第二十一场】

孙瑶草 (内西皮导板) 遵奉父命把敌扫,
(四下手、四女兵同上, 同斜门。孙瑶草上。)

孙瑶草 (西皮快板) 要把晋国一旦剿。
来在阵前高声叫,
可有能将比英豪?

王璉 (内西皮导板) 忽听三军一声报,
(王璉上, 四上手同上, 同会阵。)

王璉 (唱) 阵前闪出女英豪。
看她好似天仙貌,
犹如神仙下九霄。
闺中弱质敢强暴,
被爷生擒定不饶。
劝尔马前投诚好,
稍若迟延命难逃。

孙瑶草 (唱) 三军擂鼓休罗噪,
阵前观看少英豪。
头戴、头戴银冠金龙罩,
身披、身披银甲绣花袍。
胯下、胯下一骑追风豹,
手执战杆似银条。
竟敢领兵来阵道,
通上名来好把你剿。

王璉 (唱) 武魁王璉谁不晓,
生擒巨寇在今朝。

(孙瑶草、王璉同对枪起打, 同下。)

【第二十二场】

(四龙套、四大铠、四下手、四女兵、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孙琪花、孙瑶草、孙起同上。)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人马回营!

四龙套、
四大铠、
四下手、
四女兵 (同白) 啊!

(【出队子】。四龙套、四大铠、四下手、四女兵、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孙琪花、孙瑶草、孙起同走圆场。)

孙起 (白) 好杀呀, 好杀!
(唱) 兴兵以来未败阵,
岂知今做败北人。

孙琪花 (唱) 胜败军中是常事,

孙瑶草 (唱) 须知韩侯后有成。
 孙起 (白) 孤家孙起。自同女儿琪花、瑶草，荆州起兵，一路斩关夺郡，如入无人之地。指望占下荆湖川广，以为根据，然后再取江南九郡。不料王濬聘了周处，勇不可当。眼见遭彼所扼，为之奈何！
 孙琪花 (白) 爹爹，我军虽败，兵马伤损有限。且王濬不以胜兵追迫，我兵稍可整军以待。为今之计，须要固防营垒，逐日操兵。并将招军旗号扯起，倘能得一良士，何便惧一周处！
 孙起 (白) 我儿所见甚是。
 来！即将招军旗号扯起。各人谨守关隘，逐日操兵，以图后举。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四龙套、
 四大铠、
 四下手、
 四女兵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十三场】

(张伯川上。)
 张伯川 (唱) 到处无依鞋踏绽，
 恰似波斯获宝般。
 (念) 人有干算，天有一算。
 (白) 我张伯川，本是江南一个清客。常伴王瑚、王琯嬉游，偶尔被他父亲知道，将我送到县中打了二十板子，驱逐境外。谁知在宜兴山里，又撞上王琯。只望求他携带，不料突被猛虎冲散。幸喜他所带的应天球失落，被我拾着。我原知此球乃孙起之故物，现今孙起造反，一为要夺他祖上旧日的山河，二为索取应天球。所以我带了此球前去献纳，作个进身之计。奈他军威正盛，不敢进步。现在他被周处一战而败，招军御敌。我不免带了应天球，假充王琯名姓，前去说些鬼话。若能听而收留，则我大运亨通也！
 (唱) 袖藏奇谋往前趲，
 舌底生花在今番。
 (白) 来此已是，待我进去。
 (赵超暗上。)
 赵超 (白) 呔！你这人鬼头鬼脑，胆敢前来窥探么？
 张伯川 (白) 非也！我是前来投军的。
 赵超 (白) 看你人不出众，貌不惊人，有何能为来此投军？
 张伯川 (白) 哎呀！以貌取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子羽面陋，终成名彦；韩信力微，能破项羽。我此来非但来辅大王成其基业，而且是来面献应天球的。
 赵超 (白) 你姓甚名谁？
 张伯川 (白) 不才便是新科武状元王琯。那征南大元帅王濬乃是家父。
 赵超 (白) 啊，你就是王濬之子王琯？
 张伯川 (白) 正是。
 赵超 (白) 来，一齐拿下了！
 (四龙套、四大铠、钱胜、孙翼、李羽同上，同绑张伯川。)
 赵超 (白) 有请大王。
 (孙起上。)
 孙起 (白) 何事？
 赵超 (白) 方才有个投军人，自称是王濬之子王琯，被我等拿下。请令定夺。
 孙起 (白) 定是来探我营虚实。带过来！
 张伯川 (白) 哎呀，大王啊！

孙起 (白) 喂! 汝既是王濬之子, 孤与你父正在交兵, 缘何独自到此? 若不说明, 来, 看刀!

张伯川 (白) 哎呀, 大王啊!

(唱) 念王璉身到此并无别事,
都只为身荣耀父子相残。

孙起 (白) 啊! 你父子为了何事相残起来?

张伯川 (哭) 呜呜呜.....

孙起 (白) 不须啼哭, 只管讲来。

张伯川 (白) 是。从来势利起于家庭, 祸变生于骨肉。不才今年同家兄上京应试, 赖大王洪福, 愚弟兄同占巍科。我哥王瑚中的是文状元, 以为他能耀祖荣宗, 说我这武状元是辱煞门楣。因此父不以我为子, 兄不以我为弟。

孙起 (白) 喂! 岂有此理!

张伯川 (白) 这还罢了哪。这应天球本是大王故物, 近知大王一为索取此球, 二为想复旧日山河。岂料家父竟无物归旧主之心, 反有贪功窃宝之意。那日会战之时, 王璉已知二位郡主之英勇, 大王之威风。虽被周处所败, 窃知大王时未到耳。

孙起 (白) 着啊! 请起。

(张伯川起。)

张伯川 (白) 谢大王。后来归营之际, 即劝家父可将应天球奉还大王, 并请旨把江南九郡八十一州, 仍归旧主。则可以两下罢兵, 免致生灵涂炭, 从此和好, 岂不美哉!

孙起 (白) 好啊! 能如状元所言, 不但免了生灵涂炭之苦, 而且免得两国劳民糜费。但令尊大人允也不允? 你如何单身到此? 请坐了讲。

张伯川 (白) 谢坐, 谢坐。嘻! 不想家父一闻此言, 他便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道我有向外人之心, 立时便要斩首。多亏众将讲情, 才得活命。还待两下胜负之后, 再为重处。所以王璉啊!

(唱) 背父兄怀宝球潜身逃难,
蒙大王若收留结草衔环。

(张伯川献球。)

孙起 (唱) 接此球不由孤心中欢忭,
何侥幸驾到此大有机缘。

张伯川 (白) 哎呀, 我好苦也!

孙起 (白) 不必啼哭, 孤当周全你就是。

张伯川 (白) 是, 是, 是!

孙起 (白) 此球乃先妃刘氏偶得佩之。所生二女, 三朝日姐佩雄球, 妹佩雌球, 做个后来求婚之兆。不想雌球竟落与殿元之手, 孤当以小女瑶草配你为婚, 作为仪宾便了。

张伯川 (白) 哎呀! 谢大王。千岁, 千岁, 千千岁!

孙起 (白) 请起。坐了。

张伯川 (白) 谢坐。

孙起 (白) 唤巧奴!

四大铠 (同白) 唤巧奴!

(巧奴上。)

巧奴 (白) 来了。

(念) 生来性情巧, 不比寻常奴。

(白) 大王有何吩咐?

孙起 (白) 这位是王濬的次子名唤王璉, 是新科武状元, 前来献这应天球。孤已将二郡主许他为婚, 可将此球送与二郡主佩戴。

巧奴 (白) 是。

(念) 偷看状元郎, 怎能做东床!

(巧奴下。)

孙起 (白) 贤婿从此你可努力建功, 若能复孤旧日山河, 你便是一位驸马都尉了。

(笑) 啊! 哈哈.....

张伯川 (白) 是。小臣敢不以身报德。

孙起 (白) 钱胜、李羽引仪宾左帐更衣安置。

钱胜、
李羽 (同白) 啊。
张伯川 (白) 小臣告退。
(念) 只须一片言，假话赚姻缘。
(钱胜、李羽、张伯川同下。)
孙翼 (白) 大王，孙翼前番在阵上会过那武状元王琏，真是貌如潘安，勇似吕布。适才看此人獐头鼠目，并不像那状元体态，想是冒名来的。怎么大王如此恩待于他？
孙起 (白) 哽！他若不是真正王琏，那应天球何能得到他手？且他说来家事历历，何尝假来？若论在阵前会战，那时他在马上，自然他是凛凛气概。今被他父兄所弃，便似丧家之犬一般，还有甚体态？孤家今日收他，将来辅我成功无疑。汝等不必多言，各自归营！
孙翼 (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二十四场】

(孙琪花、孙瑶草同上。)
孙琪花 (唱) 通六韬明三略超群闺秀，
花并蒂玉交枝并世无俦。
孙瑶草 (唱) 统貔貅整军旅身披甲冑，
巾帼女要学那缓带轻裘。
(巧奴上。)
巧奴 (念) 风送莺声细，透入征人衣。
(白) 啊，二位郡主！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啊巧奴，方才大王唤你何事？
巧奴 (白) 有位武状元，说是王濬的次子王琏，到此来献应天球。大王已将二郡主许他为婚，特着奴送进来与二郡主佩戴。
(孙瑶草低头。)
孙琪花 (白) 呕，恭喜贤妹。
巧奴，快与二郡主佩戴！
(巧奴为孙瑶草戴。)
孙琪花 (白) 啊，贤妹，可记你我在阵上会见那武状元王琏，好不风流也！
(唱) 貌比那美潘安世间少有，
看风度多俊雅气胜王侯。
巧奴 (白) 郡主，您说那武状元王琏，天上少有，地下无双。据巧奴看他那副嘴脸，哎呀呀呀，令人见之呕吐！
(唱) 奴看他身瘦小面貌丑陋，
不像个武魁元却似下流。
孙琪花 (白) 呕！据你说来，这王琏竟如此貌丑？
巧奴 (白) 难看得很，哪像个状元样儿！
孙琪花 (白) 呀！难道我们阵上会见的，又是一个王琏不成？
孙瑶草 (白) 小妹在此想……
孙琪花 (白) 想者何来？
孙瑶草 (白) 他父王濬，现在督军与我们相持厮杀，岂有此子撇了父亲来投敌国，万无此理。
巧奴 (白) 着啊，二郡主猜得不差。
孙琪花 (白) 我倒忘了，巧奴你去将大王所付画图取来。
巧奴 (白) 是啦。
(巧奴下。)
孙琪花 (白) 贤妹前番有旌阳仙师赠父王画图一轴，说你我姻缘俱在上面。连日为军事匆忙，不曾看得。今日既有疑惑之事，和你展开一看，便知明白。
孙瑶草 (白) 有理。
(巧奴上。)

巧奴 (白) 啊郡主，画图有了。
 孙琪花 (白) 展挂起来！
 (巧奴挂图。)
 孙瑶草 (唱) 疑难未决令人愁，
 试把仙图解根由。
 (孙瑶草看图。)
 巧奴 (白) 好两个美貌才郎也！
 孙琪花 (唱) 交柯玉树真少有，
 怎应图讖结鸾俦！
 (白) 啊贤妹，你看这画中人儿比你我在阵上会见过的王琏一般无二。
 孙瑶草 (白) 只可惜少了枪马甲冑。
 孙琪花 (白) 上面有字，待我看来。
 (念) 自古姻缘非偶然，姊妹当配文武元。
 (孙琪花低头。)
 孙瑶草 (白) 姊妹当配文武元？据此讖语，姐姐终身毕竟也是一位状元了。哎呀！闻得今科文武状元，就是王瑚、王琏，俱是王濬之子。但王濬与我们是敌国，昨天他次子王琏自己来投。那王瑚何能牵掣到此成就姻缘？讖语教人好难猜料！
 巧奴 (白) 后面还有两句，索性看完，便知明白。
 孙瑶草 (念) 应天双球从此还，管保富贵庆团圆。
 (白) 呀！你看始终应着你我，好难解也！
 (唱) 这讖语好教人难以猜透，
 兵戎起怎能够得结鸾俦！
 巧奴 (白) 二位郡主，仙人之言，决无虚谬，将来终有个成全的日子。
 孙琪花 (白) 巧奴，你看那来的王琏，可像这画中的的人儿么？
 巧奴 (白) 哎呀！他哪儿比得这样的美貌，真是天渊之别！
 孙瑶草 (白) 既非其人，且把此球同这画图一齐收好，再作道理。
 巧奴 (白) 是。
 (巧奴拿下。侍女上。)
 侍女 (念) 风来玉帐暖，花向妆台香。
 (白) 二郡主，今有晋朝军中差文状元王瑚前来，欲行招安。特来禀郡主知道。
 孙瑶草 (白) 啊，有这等事？姐姐你我正好看那文状元，可与那画图的人儿相像否？
 孙琪花 (白) 有理。贤妹请！
 (唱) 姊与妹姻缘事听天成就，
 孙瑶草 (白) 姐姐呀！
 (唱) 但不知怎符合应天双球！
 (孙琪花、孙瑶草同下。)

【第二十五场】

(二旗牌、王瑚同上。)
 王瑚 (唱) 单骑轻裘出大营，
 招安孙起爱生灵。
 全凭口内三寸舌，
 小试胸中百万兵。
 (白) 下官王瑚。奉旨参军，随父讨贼。因圣上体念生灵，不忍涂炭，故命下官代为招抚。
 军士们，趲行者！
 (二旗牌、王瑚同走圆场。)
 二旗牌 (同白) 已到敌营了，请下雕鞍。
 王瑚 (白) 前去通报。
 二旗牌 (同白) 王参军到！
 孙起 (内白) 开营门！
 (【牌子】。四龙套、四大铠自两边分上。孙起上。)

孙起 (白) 啊，状元！
 王瑚 (白) 将军！
 孙起、
 王瑚 (同白) 请！
 王瑚 (白) 念王瑚有圣旨在手，不便见礼。
 孙起 (白) 状元乃天上祥麟，驾临敝寨，增光多矣。请坐！
 王瑚 (白) 有坐。
 孙起 (白) 殿元公你今日此来，敢是与令尊做说客么？
 王瑚 (白) 将军差矣！你本亡国之馀，赖我父保奏受官，得有荆襄之守。不思图报深恩，反行倡乱叛逆。我皇上体念上苍好生之德，不忍荼毒生灵之心，特命下官前来招抚。若能解甲投戈，方保汝之首领。吾今实为汝利害而来，何言说客？岂不可笑！
 孙起 (白) 殿元公，你岂不知吾先君孤军扫贼，平定江南，开地千里。先文帝承父遗业，而有荆襄，三分鼎足。诚有功于汉，无罪于民。谁知汝父乘俺主弱，占俺疆土。又将孤镇国奇宝，据为己有。孤今此来，只要还孤奇宝，复我山河。则可两下罢兵，何必多说！
 王瑚 (白) 住了！当今晋室一统，带甲百万，非比三国各有强弱。我谅你将寡兵微，何能抗拒王师？有日兵临城下，马到壕边，那时噬脐不及。
 孙起 (白) 你此话欺孤太甚了！
 (唱) 孤营中冷森森刀枪密布，
 众将官明晃晃铠甲鏊孤。
 摆阵势叠层层强弓硬弩，
 抖威风雄赳赳勇敢万夫。
 王瑚 (唱) 我看你妄兴兵自投绝路，
 可笑你在此处弄鬼装狐。
 孙起 (白) 啊！殿元不要说别的，你看孤这粮草如山积，甲冑似天星。这般军威声势，取晋室山河如探囊耳。
 王瑚 (白) 据我看来，你这粮草甲冑，只为炫赫耳目而已。有何声势可张？有甚力量可著？从来治天下者，无德不行。若仗匹夫之勇，能承大业，则项羽不致自刎乌江了！
 (唱) 你本是叛逆贼令人可恶，
 堪笑你无知辈一勇之夫。
 孙起 (白) 哇！你这般无理，岂道孤剑不利乎？
 王瑚 (白) 住了。自古斩将搴旗，便是英雄所为。你今不过仗着两个小小女子，有何伎俩，便如此的夸张？可见汝是井底观天、管中窥豹的丑类。我天朝岂有怕死的使臣。只恐你这逆贼，难免绝宗灭嗣之报！
 孙起 (白) 好骂啊，好骂！
 王瑚 (唱) 我本是大丈夫铜筋铁骨，
 拼一死岂惧尔无知丑奴。
 孙起 (白) 来，推出斩了！
 (四龙套同应，同押王瑚下。巧奴急上。)
 巧奴 (白) 刀下留人！
 二郡主快来！
 (孙瑶草急上。)
 孙瑶草 (唱) 听说是要将那王瑚结果，
 急忙忙搭救他免见阎罗。
 (白) 参见爹爹！
 孙起 (白) 坐下。
 孙瑶草 (白) 谢坐。啊，爹爹，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怎么杀起王瑚来啦？
 孙起 (白) 这是他出言不逊，故而斩之。
 孙瑶草 (白) 啊爹爹，可记得许仙人所赠合欢图上面谶语道：自古姻缘非偶然，姊妹当配文武元。闻得今科文武状元，就是他弟兄王瑚、王琏。不意天遣王瑚到此，正好与姐姐结成婚配；若是将他杀了，岂不有违许仙人之意么？

孙起 (白) 我儿所言不差。奈他如此倔强，怎生收伏得他来？

孙瑶草 (白) 那王琏是他兄弟，就命他去顺说他哥哥。他要不应，就将他囚禁营中。他父闻知两个孩儿俱在我处，决不敢早晚加兵。那时我军趁势而进，定获全胜。得了晋室天下，荣辱由我，岂虑王瑚不俯首顺命么？

孙起 (白) 哈哈，我儿果是调动有方。啊，但我所与你的应天球，怎么不常常佩戴？

孙瑶草 (白) 这个……

巧奴 (白) 郡主说那投来的武状元王琏，有些含糊，因此不肯戴那应天球。

孙瑶草 (白) 闲话！

孙起 (白) 哈哈，有甚含糊？不过容貌差些。

巧奴！孤同二郡主在中军晚膳，你可执我令箭，将王瑚放绑带到前营，命孙翼好生看守，不可轻慢。孤当明日着他兄弟王琏前去劝他。

巧奴 (白) 得令！

(念) 若要全赵计，须仗此兵符。

(白) 喏！军校听者：大王有令，将王瑚放绑，送往前营看守！

(巧奴下。)

孙起 (白) 儿呀！

(唱) 遵仙命合欢图天缘休错，
待彼营不加兵一鼓而夺。

(孙起笑。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巧奴上，望。)

巧奴 (白) 好机会也！

(唱) 幸喜突然来机会，
奴家心事可能遂。

(白) 正所谓人有善念，天必从之。我巧奴。自从那自称是武状元王琏的，来投我们大王，大王不分好歹，竟信以为真，便将二郡主许他联姻。看他那分材料，只好给钟馗老爷去站班，哪能像藩王的驸马。又见他哥哥王瑚，真是美貌无比。眼见那献球的王琏定是假冒来的。我想他既能李代桃僵，我何不做个张冠李戴。方才凑巧，大王命我持令去安顿那文状元王瑚，可巧二郡主又在中军陪大王晚膳。我何不仗此令箭，盗了应天球与合欢图逃到晋营，也去充个二郡主瑶草。先叫他们来救文状元，然后再将合欢图与应天球献上，不怕他不收我做一位状元夫人。我就是这个主意。

(【起更鼓】。)

巧奴 (白) 呀！看玉兔东升，更声将起，二郡主回来尚早，不免改扮起来。

(巧奴换衣。)

巧奴 (白) 且喜改扮已毕。那晋营离此不过四十馀里，槽头现有快马，趁此无人，不免持令上马往晋营便了！

(唱) 急速巧扮潜身去，

(巧奴上马。四龙套同上。)

巧奴 (唱) 做个假冒女中奇。

四龙套 (同白) 什么人？

巧奴 (白) 我乃旗牌官。奉大王将令，着我探事，不可声张，快快闪开！

四龙套 (同白) 原来如此。请便！

(四龙套同下。)

巧奴 (白) 哎呀。凭这手中令箭，并无一人敢挡。且喜已离营寨，就此马上加鞭，往晋营去也。

(唱) 此番投往晋家去，
准备身穿霞帔衣。

(白) 马来！

(巧奴下。)

【第二十七场】

(〔起二更鼓〕。周处上。)

周处 (唱) 明月斜映透壁垒，
柳营夜静更鼓催。
(白) 俺，周处。前者武岗一战，杀得孙起胆战心寒。因圣上不忍生灵涂炭，为此有命招安。参军今早已去敌营顺说，此时尚未回音，所以元帅命俺前营相等。天已二鼓，不免巡查营盘去者！
(唱) 参军奉命敌营去，
招抚不知安与危。

(巧奴上。)

巧奴 (唱) 紧紧加鞭晋营去，
事急哪管路崎岖。
周处 (白) 呔！什么人敢在辕门行走？
巧奴 (白) 我是敌营来的，要见你家元帅，有紧要之事面禀。
周处 (白) 俺周处在此。
巧奴 (白) 将军请了！
周处 (白) 请了。你既是孙起那边将官，见俺元帅何干？
巧奴 (白) 见面自有话讲。
周处 (白) 可有夹带？
巧奴 (白) 除剑之外，只带合欢图、应天球，并无别物。
周处 (白) 去了宝剑，一旁伺候。
巧奴 (白) 是。
周处 (白) 有请元帅！

(〔起三更鼓〕。四龙套、王濬同上。)

王濬 (唱) 提兵调将心力瘁，
恼恨孙起贼首魁。
竟敢叛逆把晋背，
统领强寇敢逞威。
聘来周处英雄辈，
一战全胜贼退归。
长子王瑚招安去，
那贼必定把圣命违。
夜宿貔貅想妙策，
谯楼鼓打三更催。
将身且坐宝帐内，
不知有甚是和非。
周处 (白) 参见元帅！
王濬 (白) 夜已三更，进帐何事？
周处 (白) 启元帅：敌营中来了一人，手执令箭，带来什么合欢图、应天球，说有要紧之事面见元帅。
王濬 (白) 哦！应天球？带他过来！
周处 (白) 带过来！
四龙套 (同白) 啊！
王濬 (白) 贤侄请坐。
周处 (白) 告坐。
巧奴 (白) 啊，元帅在上，奴家万福。
王濬 (白) 啊！你明明是差官打扮，为何口称奴家？讲！
巧奴 (白) 奴家是孙起次女名唤瑶草。
王濬 (白) 啊，你既是孙起之女，我与你父正在交兵，况你又是女子，为何背父夤夜到此？从实讲来！
巧奴 (白) 元帅呀！
(唱) 尊元帅休诧异并非诡计，

都只为奴终身许多是非。
 因此上撇奴父来到这里，
 并非是藏计谋敢来行欺。

王濬 (白) 哽！既非诡计，到此何事？
 巧奴 (白) 请问元帅：那武状元王琏，可是您的公子么？
 王濬 (白) 正是我的孩儿。
 巧奴 (白) 那如今在哪儿？
 王濬 (白) 现在军中。
 巧奴 (白) 这应天球，您认得不认得？
 王濬 (白) 啊！这是我儿王琏，在南山遇虎所失，怎么落在你手？
 巧奴 (白) 可见那个是个假的。
 王濬 (白) 什么假的？
 巧奴 (白) 元帅不知。我们那边有个人拿了这应天球，说是元帅的二公子，名叫王琏，因家务不和，上我们那投降去了。

王濬 (白) 呕！有这等事？
 巧奴 (白) 我家大王，呸，我家爹爹呀，不分好歹，竟将应天球与我佩戴，并将我许配与他为婚。我想这姻缘大事，岂可草草。为此暗地瞧他哪，却是獐头鼠目，哪有点状元气概。况我们姊妹婚姻，原有仙人许旌阳合欢图为凭，焉能把终身错配。元帅如不信，请看这画图便知明白。

王濬 (白) 取来展开观看！
 巧奴 (白) 是。
 王濬 (白) 呀！
 (唱) 看画图与我儿相貌相对，
 有王瑚与王琏文武双魁。
 她姊妹却有那叛逆之罪，
 焉能够成姻缘把主背违。

周处 (白) 啊元帅，看此画图果与二位公子面貌无二。她姊妹终身，应配文武状元的了。
 王濬 (白) 话虽如此，但是她背父自荐，也不是个大有闺教女子。
 巧奴 (白) 哎哟！哎哟！我不是自来投亲的，我是前来报信的。
 王濬 (白) 报什么信？讲！
 巧奴 (白) 那文状元王瑚，不是奉命前去招安我父么？
 王濬 (白) 正是。但不知你父从也不从？
 巧奴 (白) 嘻！我父非但不从，他两个话不投机，当时要将状元斩首！
 王濬 (白) 斩了么？
 巧奴 (白) 还好。亏我再三讲情，我父暂且饶他，囚禁前营。我想久后性命难保，所以我来报个信。谁肯自己送亲上门哪！

王濬 (白) 来，与我擂鼓聚将快去相救。
 巧奴 (白) 住了罢！亏您还是个元帅，做事怎么这么毛包！
 周处 (白) 胡说！
 巧奴 (白) 不是呀。您要兴动人马前去搭救状元，我父闻知，便立逼你们归降。你们如若不降，立将状元斩首。请问您还有什么主意吗？

周处 (白) 她说的是呀！
 巧奴 (白) 你瞧我若说的不是，焉有胆子前来报信哪！
 王濬 (白) 依你有什么妙计，搭救我儿？
 巧奴 (白) 唔，主意倒有，可是不能出。总得您给我一句话，我就出主意。
 王濬 (白) 啊！要我把句话与你么？
 巧奴 (白) 啊！你瞧我就是有这么一点拿手么！
 王濬 (白) 嘻，也罢。若是救我儿回来，便将次子王琏，许你为婚就是。
 巧奴 (白) 这不结了。叩谢公公！
 王濬 (白) 起来。
 巧奴 (白) 多谢您哪。这如今没有别的，现有我穿来的小军衣帽，又有我父令箭。只要遣一位扮做小军，直奔我们前营。那看守的将官，名叫孙翼。对他说道大王调状元有要紧之事，那时借此逃回营来，可能全璧而归。这不是万全之计么？

王濬 (白) 此计甚好。谁人能当此任？
 周处 (白) 周处愿往！
 王濬 (白) 改扮起来！
 (周处扮。)
 王濬 (白) 须要小心！
 周处 (白) 得令！
 (周处下。)
 王濬 (白) 无奈军行旁午，又兼夜静更深，不便相叙。
 来！着几名民间妇女，好生服侍小姐右营安置去罢！
 巧奴 (白) 瑶草告退。
 (王濬下。)
 巧奴 (唱) 奴好似张仪、蒯通嘴，
 教他难辨是与非。
 从天降下这富贵，
 到此才把奴心遂。
 (王璉暗上，见。)
 巧奴 (白) 哟！这是谁呀？
 四龙套 (同白) 这是武状元。
 巧奴 (白) 哈哈，这才是真的呀。小东西子！
 四龙套 (同白) 请随我们来罢。
 (四龙套、巧奴同下。)
 王璉 (白) 且住。我在屏风后面，偷听此女言语甚是支离。况那孙瑶草前者在阵上见过，真是天然媚丽，不似此女行藏。嘻！只是不知他处假我名姓的是谁，又不知此女是孙起营中的何人。有了。谅周处去也不远，我今改作小军模样，混入孙起营中。一来探听何人假冒我的姓名，二来打听此女何人，同周处救出兄长便了！
 (唱) 改扮前去探真伪，
 此女何人假我是谁？
 (王璉下。)

【第二十八场】

周处 (内白) 马来！
 (周处上。)
 周处 (唱) 周子隐遵奉了元帅将令，
 为王瑚去招安被囚贼营。
 幸喜得孙瑶草前来送信，
 巧改扮小军样调回参军。
 (白) 俺，周处。只为状元被孙起囚禁前营，多亏孙瑶草巧扮男子前来投诚送信。元帅命俺扮作小军模样，手执孙起令箭，调出状元。
 (【起四更鼓】。)
 周处 (白) 看天色已四鼓，前面已是敌营，就此马上加鞭！
 (唱) 趁金鸡未报晓斜照月影，
 怕只怕天明亮认出假真。
 俺这里紧加鞭速趲路径，
 遥望着这前面已是敌营。
 (周处下。)

【第二十九场】

(王璉上。)
 王璉 (唱) 四更时中途路人烟肃静，
 假扮着晋营内探事小军。
 坐下骑却缘何如此迟钝，

看前面非檀溪缘何不行？

(白) 哎呀且住。出营慌迫，骑定一匹羸马，甚是迟慢。这便怎么处？哦，有了。前面已是敌营，不免弃了这马，步行前去便了。

(唱) 我弃却这羸马忙往前进，
顾不得路崎岖快步如云。

(王琏急下。)

【第三十场】

(王瑚上。)

王瑚 (白) 罢了啊，罢了！
(唱) 恼恨那贼孙起抗拒天命，
辜负了晋主爷仁德之心。
我奉旨来招安怜恤百姓，
他不顺反将我囚禁前营。
大丈夫岂肯怕捐躯丧命，
我心中如铁石忘却残生。
要学个汉苏武忠心拿稳，
承父志守臣节听天命行。

(孙翼上。)

孙翼 (唱) 美酒佳肴意非轻，
殷勤安慰是钟情。
(白) 啊状元，有酒肴在此，请用一杯。

王瑚 (白) 哽！谁来吃你们的东西？

孙翼 (白) 啊状元，你虽有啖毡食雪之志，但我这里非胡地可比。却有惜玉怜才的人儿，是她着某将送来的。你若不吃，岂不辜负了她的心哪！

王瑚 (白) 她是哪个？

孙翼 (白) 她便是我大王的长女名唤琪花。

王瑚 (白) 呕！是了。想是孙贼怕在人前杀我无名，故借他女儿之手，暗使毒药害我可不是么？

孙翼 (白) 哎呀状元！你这疑心也忒大了。日间大王要杀你，若不亏二位郡主解救，你已做刀头之鬼。但我那郡主啊！

(唱) 她姐妹焉能做这般行径，
她平生有一片爱慕之心。
状元公不信时我先试饮，

(孙翼饮。)

孙翼 (唱) 莫辜负大郡主一片至诚。
(白) 请饮一杯！

(王瑚饮。二侍女、孙琪花同上。)

孙琪花 (唱) 奴已受许仙人画图为证，
有天缘岂可错一段婚姻。
因此上含羞脸前来动问，

二侍女 (同白) 大郡主到！

孙翼 (白) 大郡主来了，孙翼参见！

孙琪花 (白) 王状元何在？

孙翼 (白) 现在里面。

孙琪花 (白) 你且回避。若大王有事急报我知。

(孙翼下。二侍女同暗下。)

孙琪花 (白) 呀！
(唱) 他翻翻宛如那画中之人。

(白) 呀，状元！

王瑚 (白) 啊，来者何人？

孙琪花 (白) 奴家大郡主琪花是也。

王瑚 (白) 原来是大郡主。日间多蒙贤姐妹解救，夜来又蒙赐酒，教王瑚何以为报。

孙琪花 (白) 家君气质粗豪，实有冒犯。状元海涵！

王瑚 (白) 好说。

孙琪花 (白) 请坐。

王瑚 (白) 有坐。啊郡主，敢莫为令尊来做说客么？

孙琪花 (白) 自愧蛾眉，有何能为说得动万里干城哪。因为一事不明，特来领教。

王瑚 (白) 郡主有何下问？

孙琪花 (白) 请问状元，何者为五伦？

王瑚 (白) 五伦者：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

孙琪花 (白) 这等说来，那兄弟也在五伦之内么？

王瑚 (白) 岂不闻：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的兄弟。怎么不在五伦之内呢？

孙琪花 (白) 奴闻须益同气之光，勿伤手足之雅。此两句可道着兄弟之义否？

王瑚 (白) 不错，此两句正是兄弟之义。

孙琪花 (白) 状元既知弟兄无伤手足之雅，怎么贤昆仲便如此参商起来呢？

王瑚 (白) 怎见得愚弟兄参商呢？

孙琪花 (白) 今科武状元王琏可是令弟么？

王瑚 (白) 正是我同胞双生兄弟。

孙琪花 (白) 既是令弟，为何他一中武魁之后，父不以他为子，兄不以他为弟，竟将他驱逐在外，是何理也？

王瑚 (白) 啊！我难道在此听梦话么？

孙琪花 (白) 句句是真，怎说是梦话？

王瑚 (白) 我想不管谁家子弟，若是中了状元，做父母的，自无不喜之理。为什么他既中了武魁，父兄不以为荣，反将他驱逐在外，世上哪有如此父兄！

孙琪花 (白) 呀！他现在投我帐下，已将家事哭诉。我父怜他是尊大人之子，立把舍妹瑶草许他为婚，现在做了仪宾。怎得假来？

王瑚 (白) 呕！有这等事？怎么尊翁不查究他的根源，竟自招他为婚了？

孙琪花 (白) 有个缘故。

王瑚 (白) 有何缘故？

孙琪花 (白) 向日有个许旌阳仙人，赠我父合欢图一轴，不但画像与君昆仲无二，且那上面诗句还说得好……

王瑚 (白) 诗句怎道？

孙琪花 (白) 哎！状元公啊！
(唱) 自古道姻缘事皆由天定，
奴姐妹当许配文武双星。
全凭那应天球以为媒证，
到后来我两家富贵长生。

王瑚 (白) 呀！
(唱) 听她言待认真又难凭信，
但不知假王琏却是何人！
(白) 啊郡主，据仙人谶语，贤姐妹姻缘，定属于愚弟兄了。
(孙琪花低头。)

孙琪花 (白) 正是。

王瑚 (白) 只是舍弟行踪不明，令尊怎么就胡乱许了他呢？

孙琪花 (白) 令弟来时，我父原不肯深信。因他持有应天球来献，我父才信以为实。

王瑚 (白) 呕！那应天球我兄弟言道，已失落在南山。难道他预知你们有合欢图，故将应天球藏隐，此时特来持球求婚不成么！

孙琪花 (白) 此情或者有之。

王瑚 (白) 若果如此，嘿！真是匹夫的伎俩！啊，你们虽仗合欢图属意求婚，且图中谶语，应着下官在内。但我堂堂天使，奉旨前来，不能诤化渠寇，反与敌人联姻，恐那李陵之故辙，复现于今日。

孙琪花 (白) 啊状元。我父只为晋主罢他兵权，犹恐不能自保，故而投袂揭竿是实。今状元若肯俯就甥馆，奴当转达我父。只要晋主还我父兵权，仍镇荆襄，便当世藩臣，管保西南永无他变。意下如何？

王瑚 (白) 若得如此，真乃生灵之幸。既承郡主不弃，下官亦将应天球作为盟定，务望尊翁从顺为是。

孙琪花 (白) 此事容易。但奴身边却无甚物相赠，执此杯酒，以结百年之好吧。

王瑚 (白) 郡主啊！

(唱) 从今后我和你永偕莲并，

孙琪花 (唱) 对银灯双双拜两下誓盟。

王瑚 (唱) 应天球望笑纳权作鸿聘，

孙琪花 (唱) 奴情愿持箕帚夫妇康宁。

周处 (内白) 军令下！

(四青袍、孙翼、周处自两边分上。)

周处 (唱) 天将晓鸡断声五更将近，
森严严军中令谁敢不遵。

(白) 大王有令，调天使王瑚回话！

王瑚 (白) 啊，你不是周……

周处 (白) 不必多言，快快上马！

(王瑚上马。)

周处 (唱) 叫王瑚你此时休要多问，
(白) 走啊！
(唱) 怕的是东方亮难以脱身。

(王瑚、周处同急下。二侍女同暗上。)

孙琪花 (白) 哎呀慢着。这明明是晋营中副将周处，怎么来此调人？
孙翼何在？

孙翼 (白) 郡主有何吩咐？

孙琪花 (白) 方才那是晋营周处，怎么教他调了人去？

孙翼 (白) 末将只知是大王的军令，却不认得周处，所以让他调去。

孙琪花 (白) 你好粗心误事。快快吩咐众将速速赶他回来！

孙翼 (白) 啊！

孙琪花 (白) 转来。只可生擒王瑚，不可伤他性命！

孙翼 (白) 遵命。

(孙翼下。)

孙琪花 (白) 嘻，这是哪里说起！
(唱) 这机关使奴家顿然清醒，
惊动了鸳鸯鸟两下离分。

(孙琪花、二侍女同下。)

【第三十一场】

(【起五更鼓】。王琏上。)

王琏 (唱) 谯楼打罢五更尽，
东方闪光天将明。
不顾崎岖敌营奔，

(【内喊声】。)

王琏 (白) 啊！
(唱) 为何喊杀不住停！
(白) 且住。天已将明，为何他营中，纷纷兵马拥来，是何道理？呕呕！是了。想是周处赚出我兄长被他们知道，故而追赶。待我且迎上前去。
(唱) 想是贼兵追赶紧，
俺将平日膂力伸。

(四下手、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同上。)

孙翼 (白) 在这里了。啊，状元为何不辞而去？

王琏 (白) 我是个小军，不是什么状元。

孙翼 (白) 嘿！你那身材面貌，我是认准的。不过此时换了小军模样，遮掩我们的眼目。
那周处藏于何处？教他出来受缚！

王琏 (白) 哎呀！他们把我错认，只当是我兄长，故而追赶前来。
 呔！你们问那周处已回大营去了！

孙翼 (白) 他既逃脱，你可快快随我等回去交令！

王琏 (白) 俺不回你营中，便怎么样？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一齐动手！

(赵超、钱胜、孙翼、李羽、王琏同起打。四下手、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同下。王琏追下。四下手、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同上，同挖门。)

赵超 (白) 哎呀！不想这文状元，竟如此英勇；若遇那武状元，不知怎生的厉害呢！

孙翼 (白) 绊马索伺候！

四下手 (同白) 啊！

孙翼 (白) 待俺引他前来。

(王琏打上，被擒。)

孙翼 (白) 捆绑好了，回营交令。

(众人同下。)

【第三十二场】

孙琪花 (内白) 侍女们，紧紧赶上！
 (【牌子】。四女兵、孙琪花上。)

孙琪花 (念)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
 (白) 奴家孙琪花。承王瑚不弃，将应天球为定，教奴相劝父王归顺。正在交盟，突然被人将王瑚调去，只道是我父王令箭，岂知周处巧扮而来。命孙翼等追赶，唯恐有伤王瑚，故而亲带侍女前来保护。
 众侍女，快快赶上！

(【牌子】。四下手、赵超、钱胜、孙翼、李羽同上。)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迎接郡主！

孙琪花 (白) 王状元可曾赶上？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被我等擒住了。

孙琪花 (白) 可曾伤害于他？

赵超 (白) 因状元十分倔强，是我等使用绊马索，才将他擒住，其实不曾伤他。

孙琪花 (白) 绑过来。

(四下手同押王琏上。)

孙琪花 (白) 你等退后。
 啊状元，夜来既承不弃，已将天球聘奴，此便是地久天长之良缘了。何得忍心抛奴而去？

王琏 (白) 呸！大晨早上，怎么向我说这个梦话。我何曾与你什么应天球？结什么良缘？
 哈哈……真是可笑！

孙琪花 (白) 啊！你们在哪里擒回来的？

赵超 (白) 孙翼说道：王瑚被周处赚去，我等赶至路口，状元竟换了小军打扮，独自转来相杀，所以被我等擒住。

孙琪花 (白) 如今周处呢？

赵超 (白) 不知去向。

王琏 (白) 原来如此！

孙琪花 (白) 你们认他是谁？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是状元王瑚。
孙琪花 (白) 你们问他可是王瑚么？
赵超 (白) 你可是王瑚？
王琏 (白) 只得将计就计了。
俺正是王瑚。你问俺怎么？我且问你：这是大郡主还是二郡主？

赵超、
钱胜、
孙翼、
李羽 (同白) 这是大郡主。
王琏 (白) 那二郡主呢？
赵超 (白) 现在中军右帐。你问她怎么？
王琏 (白) 这等可见献应天球、合欢图的人儿是个假的！
孙琪花 (白) 这话甚有来由。
来，你们将他放绑，仍旧拘禁前营，务须严加防守。若大王问起，只说王瑚欲行逃走，已被你们擒回，不可提起周处一事。若是泄露，尔等难免失守之责！快快带去。

(赵超、钱胜、孙翼、李羽押王琏同下。)

孙琪花 (白) 且住。原来这人便是在阵前会见的王琏。我昨晚听那王瑚说道，他弟兄系同胞双生。所以身材面貌俱是一般。众将不知，竟把王琏擒来。只是这王琏怎么小军打扮，又来在这路口何干？呕，是了。想是同那周处前来，救他兄长，那周处王瑚既已潜身而逃，他被众将擒住。方才他又问我妹妹瑶草的行踪，是何原故？嗟！不该露出昨晚私订之事，这名儿如何教我担得起？不免将此事与妹子说明，看她如何。
侍女们，引导右帐去者！

四女兵 (同白) 啊！
孙琪花 (唱) 这哑谜教人难猜透，
须向同胞说衷情。
侍女们带马把路引，

四女兵 (同白) 已到右帐了。
孙琪花 (唱) 试看郡主可起身？
四女兵 (同白) 是。
有请二郡主！大郡主来了。

(孙瑶草上。)

孙瑶草 (白) 好贱婢呀！
(唱) 无知贱婢敢胡混，
擅窃画图暗潜行。
声张犹恐又降罪，
搓手无计难告人。

孙琪花 (白) 呀贤妹！
孙瑶草 (白) 姐姐呀！
(唱) 你清晨披挂却为甚？

孙琪花 (唱) 为姐有事要说明。
孙瑶草 (唱) 侍女回避勿窃听，

(四女兵同下。)

孙琪花 (白) 贤妹呀！
(唱) 你紧蹙双眉为何情？

孙瑶草 (白) 姐姐不好了！
孙琪花 (白) 何事？
孙瑶草 (白) 昨日姐姐教妹子去救那王瑚，喜得父王应允，随即取令命巧奴安置王瑚，父王留我中军晚膳。谁知那贱人见我不在帐中，竟自拿了令箭，盗去应天球同合欢

- 图潜逃而去。哎呀，姐姐呀！父王性情，你是晓得的，倘若追究起来，教我何言答对？
- 孙琪花 (白) 呕！有这等事。嗯！我谅那丫头拿了应天球、合欢图必投晋营，假充名姓去图侥幸也。
- 孙瑶草 (白) 姐姐何以知之？
- 孙琪花 (白) 今早未及天明，有晋营周处，巧扮差官，手执父王令箭，竟将王瑚调了去了！
- 孙瑶草 (白) 啊，竟自调了去了？
- 孙琪花 (白) 还好。文状元虽被调去，却擒得个武状元来了。
- 孙瑶草 (白) 啊，姐姐，拿住的王琏，比那献球的王琏如何？
- 孙琪花 (白) 原来这王琏与他兄长王瑚，和你我姐妹一样，也是同胞双生。所以面貌身材俱是一般无二，只有声音稍有些差别。不然哪里认得出来。
- 孙瑶草 (白) 原来如此。呀，姐姐，但此事如何调停方好？
- 孙琪花 (白) 贤妹呀！
- (唱) 穷通富贵皆前定，
荣枯成败岂差分。
况你我姻缘有仙证，
若还违背天必嗔。
- (白) 自我先皇文帝虎踞江东，与魏、蜀称为鼎足。当时尚有周瑜、陆逊等那般的智谋，尚且不能一统华夷，何况此时乎！且近日王濬兵多将广，文有长子王瑚，武有次子王琏。又加周处那般的英雄，我军谁是他的敌手？前者武岗关前之败，他不以胜军追迫，反行善言招安，则知他是仁义之师，不似强暴之徒。无奈爹爹执迷不悟，只知有进，不知有退。倘若一朝事败，求为匹夫万不可得。假若你我稍有谏言，便道女儿家有甚见识。此时我姐妹若不及早作个退步之策，将来死无瞧类矣！
- 孙瑶草 (白) 哎呀，姐姐呀！你这言语使小妹顿开茅塞。只是那退步之策，望乞指教。
- 孙琪花 (白) 实不相瞒，为姐一为我兵势不能敌，若待全军尽没，必致覆宗绝嗣；二为献球王琏是假，倘然骤而成婚，必致有误你的终身。所以为姐的昨夜不避嫌疑，亲自去到前营，面见那王瑚啊！
- (唱) 我责他逐弟何薄幸，
他说道雁行岂离群。
我告他令弟婚已定，
他呆呆好似梦中人。
告知他画图诗为证，
他痴痴似信犹未真。
我劝他申奏还父的兵权印，
情愿世世为藩臣。
他一听此言甚欢幸，
故付我宝球订终身。
- 孙瑶草 (白) 啊，姐姐已与他有姻缘之约了。哎呀，只是他已被周处赚去，倒把个兄弟陷在此处。倘被爹爹知道，必要另起祸端。如何是好？
- 孙琪花 (白) 众将擒回之时，还认得他是王瑚，哪个知他是王琏。就是他自己也称王瑚，亦未露出王琏名字。只是为姐辨其音而看其行，方知他是王琏。定是为救他兄长而来，不知与周处怎生离散，被众将陷住。我已吩咐将他仍禁前营，特地来教贤妹亲自带了这应天球，务须如此如此……
- (孙琪花附耳。)
- 孙琪花 (白) 若他应允，不但你我终身有赖，且可备爹爹日后之缓急，亦未可知。
- 孙瑶草 (白) 只是羞人答答，教妹子如何做得来？
- 孙琪花 (白) 你我虽是未嫁之弱女，临阵交锋，何殊须眉丈夫。况此行非为自图苟合，实为宗祧久远之计。若还拘此小节，必致有误大事。此际卯牌时分，爹爹起身尚早，你可快快去吧！
- (唱) 所嘱言语当谨慎，
乔装改扮做舌人。
- 孙瑶草 (唱)
- (孙琪花、孙瑶草同下。)

【第三十三场】

(四龙套、王濬同上。)

王濬 (唱) 恼恨孙起背主叛，
不遵王化抗天颜。
他次女瑶草画图献，
仙人指示有奇缘。
曾命周处巧改扮，
去调王瑚出龙潭。
本帅心中自嗟叹，
不知我儿可能还！

(周处、王瑚同上。)

王瑚 (唱) 恭持玉节跨归骖，
不幸辱命转回还。
(白) 啊，爹爹孩儿回来了。

周处 (白) 元帅，末将交令！

王濬 (白) 请过符命。你等坐下！

周处、
王瑚 (同白) 谢坐。

王濬 (白) 将军独入虎穴，小儿幸赖生还。义勇神威，可敬可议！

周处 (白) 皆赖元帅福庇！

王瑚 (白) 孩儿有辱命之罪，望乞爹爹恩庇。

王濬 (白) 我原知孙起骄横，口舌何能动摇。幸你舌战贼锋执节不屈，实不负我忠孝传家。

王瑚 (白) 爹爹栽培。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启元帅：二老爷被贼营擒去了！

王濬 (白) 啊！我这里未动军兵，敌营未来人马。况他好好在军中，怎说被贼擒去了？讲！

报子 (白) 是。昨晚四更时分，二老爷扮作小军模样，吩咐下人不许声张，单人匹马而去。小人放心不下，随后相探。在月光之下，见二老爷弃了坐马，步行直奔敌营。天方微亮，只见那贼营内，拥出许多军兵，与二老爷相杀，不知怎生被他们擒去。为此小人飞奔来报！

王濬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王濬 (白) 哎呀且住。但不知他独自奔那敌营何干？

周处 (白) 元帅！想是二公子见末将独自去救参军唯恐不济，想要前去帮助。不意又走错路途，我这里早已赚出参军，他尚在贼营窥探，被贼知风，将他拿住无疑了。

王濬 (白) 哎呀！只是怎生救他方好？

王瑚 (白) 啊爹爹！这孙起的令箭是哪来的？

王濬 (白) 这是孙起次女瑶草，见她父行事强暴，恐其日后玉石俱焚，所以盗此令箭，又带了应天球、合欢图暗来报信，才命周处改扮赚你回来。那合欢图乃是许旌阳仙人所赠，上写诗句，说她姐妹姻缘应在汝弟兄身上，已将你兄弟许与瑶草为婚了。

王瑚 (白) 如今此女可在？

王濬 (白) 现在右帐。

王瑚 (白) 何不唤她出来面商个计较，搭救兄弟。

王濬 (白) 有理。

来！

四龙套 (同白) 有！

王濬 (白) 着民妇扶持孙小姐前来！

四龙套 (同白) 是。

元帅有令，着民妇扶持孙小姐前来！

(二妇女、巧奴同上。)

巧奴 (念) 忽听军中语声高，想是状元离虎巢。
 (白) 参见公公！哟！这不是大爷么？你回来了！恭喜，恭喜！

王瑚 (白) 全仗郡主之力。

巧奴 (白) 好说。
 啊公公，唤我出来有何吩咐？

王濬 (白) 你丈夫王琏昨晚出营，心想同救兄长，竟被你父那边擒去。唤你前来，商量个计较，好去救他回来。

巧奴 (白) 告便。
 哎呀，这件事要糟糕啊！那献球王琏，虽则獐头鼠目，说话来得伶俐；这位二公子真王琏虽则仪表堂堂，说话来得倔强。若被那假王琏力证，说这真王琏是奸细，反说他是混充冒名。我们那位大王，又是个鲁莽汉子，要是将真王琏杀了。好啊，非但我不能与他成亲，反得给他穿孝，我合得着么？有啦，如今我行个绝主意，我这假瑶草虽不能与真王琏成亲，也不能叫那真瑶草与那假王琏成亲。就是这个主意！
 公公，如今没有别的主意，可命一人，带领人马，将我带来的应天球、合欢图，告知我爹爹孙起，就说我到此投降，劝他早早送出武状元便罢；如若不然，将有里应外合之变，便杀他个鸡犬不留。如此一吓，管保状元无碍，还可诱他合营来归。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主意了！

王瑚 (白) 既如此，何不你自己见你爹爹去说呢？

巧奴 (白) 哎呀，那可去不得！若是我见了他呀，瞎，那可就要露了！

王濬 (白) 露了什么？

巧奴 (白) 您不晓得，往后您总明白的了。快快打发人去罢！
 (二妇女随巧奴同下。)

王濬 (白) 事已至此，不可不信。周贤侄你可带领一军，携了应天球、画图对那孙起面讲，看他如何举动！

周处 (白) 未将此去，他送出状元便罢；如若不然，生擒那贼方消我恨！

王濬 (白) 好！看应天球、画图过来。
 (唱) 正盼长子脱灾难，
 哪知擒去小王琏。
 此去仗你擎天手，
 虎穴救出武状元。
 帐中盼望捷旌转，

周处 (白) 得令！
 (唱) 管取好音早回还。
 (众人同下。)

【第三十四场】

(四龙套、孙起同上。)

孙起 (唱) 夜来神思多困倦，
 起身不觉日三竿。

(张伯川上。)

张伯川 (唱) 假名幸赖多宠眷，
 从此身依有泰山。
 (白) 大王，小臣王琏参见！

孙起 (白) 坐下。

张伯川 (白) 臣谢坐。不知大王相召，有何见谕？

孙起 (白) 只为你兄长王瑚，昨日持了符节前来，想要说降。孤想那司马昭乃是篡位逆贼子孙，有何能为承得大统。孤乃吴王文帝苗裔，难道不及他来？为此言语不合，彼时定要将他斩首。因念许仙人的合欢图，吾两个女儿当与你弟兄有姻缘之分，所以将他拘禁前营。今日召你前去顺说，若能顺从孤家，孤家便以长女招他为婿。

张伯川 (白) 大王，孽兄自来恃才傲物，眼中何曾有人。当时将他杀了，岂不干净。若说许

仙人的合欢图，不过是画家妄造谣言，何必信以为实。既承大王恩旨，王琏亦不得不去。如孽兄听劝则已，若再强悍不服，仍旧杀却也就完了。

孙起（白）也只好如此。

（李羽上。）

李羽（白）启大王：晋营周处带领军兵，在两界中道专候大王，有要紧之事面讲。

张伯川（白）只不过劝降而已，还有别的要事么？

孙起（白）不过如此。

吩咐左右二营军将，随孤前往！

李羽（白）啊。

（李羽下。）

孙起（白）你速往前营顺说你兄长去吧。

张伯川（白）领旨。

孙起（念）军营正傍午，

张伯川（念）人事更恹恹。

（孙起下。）

张伯川（白）哎呀且住。我张伯川假冒王琏来献应天球，喜得孙起收录，又招为仪宾，可谓得意至极。谁知王瑚到此，大王教我去劝他。哎呀！我此番前去定被王瑚道破我的机关。我要不去，又难免有抗命之罪。这便怎么处？啊，有了。我且到彼赶开众人，暗自恳求王瑚。他若不泄我的行踪，我就设法救他脱离虎口；他若不肯包庇于我，我便回复孙起，说他不肯归顺，不怕他不送性命。就是这个主意。

（唱）求他隐瞒多担待，
若不点头自招灾。

（张伯川下。）

【第三十五场】

（二女兵扮青袍同上，孙瑶草男装上。）

孙瑶草（唱）遵奉姐命巧改扮，
去到前营会状元。
人来带路往前趲！

二女兵（同白）已到前营了。

孙瑶草（唱）快唤孙翼来听言。

二女兵（同白）是。
孙将军快来！

（孙翼上。）

孙翼（念）奉命看状元，昼夜不得闲。

二女兵（同白）过来见过。

孙翼（白）是啊。
您不是二……

孙瑶草（白）噤声！

孙翼（白）为何这样打扮？

孙瑶草（白）我奉大王之命，因王瑚不肯降服，所以扮作世子模样前来劝他。

孙翼（白）原来如此。

孙瑶草（白）王瑚在哪里？

孙翼（白）拘禁在此。

孙瑶草（白）吩咐军兵勿许窥探，如不遵者，按军令施行。请出来相见！

孙翼（白）啊。
状元请出来，有世子来拜。

（二女兵同下。）

孙瑶草（白）你也回避了！

（孙翼下。王琏上。）

王琏（唱）只望救兄出囚槛，

孙瑶草 (白) 谁知反落在虎圈。
 王琏 (白) 啊状元，请了！
 孙瑶草 (白) 请了。啊！分明是阵前会见的瑶草，怎么她男子打扮起来？呕呕，我自有道理。
 孙瑶草 (白) 啊！这才是阵前会见的王琏，怎么他假冒王瑚起来？嗯嗯，我自有道理。
 王琏 (白) 啊状元请坐。
 王琏 (白) 有坐。请问足下是谁，因何到此？
 孙瑶草 (白) 我么？我姓孙，乃是大王的世子。
 王琏 (白) 闻得孙大王只有两位郡主，哪里有什么世子来？
 孙瑶草 (白) 我是两位郡主的兄弟。
 王琏 (白) 请问世子尊字？
 孙瑶草 (白) 我叫孙行者。
 王琏 (白) 啊！孙行者，乃是个猴儿。怪不得会变！
 孙瑶草 (白) 请问足下是谁？
 王琏 (白) 下官便是王瑚。
 孙瑶草 (白) 不错你的外号多半叫猪八戒吧？
 王琏 (白) 怎么叫猪八戒哪？
 孙瑶草 (白) 不然你怎么也会变哪？
 王琏 (白) 我何曾变来？
 孙瑶草 (白) 状元，你可知女为悦己者容？
 王琏 (白) 世子，当晓士为知己者死？
 王琏、
 孙瑶草 (同笑) 哈哈……
 孙瑶草 (白) 好呀，只此一句，足见状元是知人也。奴家重见一礼！
 王琏 (白) 还礼。如今彼此俱无隐瞒。王琏拜揖！
 孙瑶草 (唱) 记得武岗曾会战，
 王琏 (唱) 彼此留心意相关。
 孙瑶草 (唱) 何幸今朝重覩面，
 王琏 (唱) 有何衷肠尽管明言。
 孙瑶草 (白) 请坐。
 王琏 (白) 请坐。郡主你今巧扮而来，必有所为！
 孙瑶草 (白) 只为有个侍女巧奴，持了我父的令箭，并携了应天球、合欢图，去投贵营，可有此事么？
 王琏 (白) 不错。正有个女子竟充了郡主名姓，持了画图、应天球，到我营献纳。并言这里边有个假我名色的狂徒，犹恐误她的终身，所以亲自前去投诚。我父信以为实了，将她许与下官为妻了。
 孙瑶草 (白) 呀！好贱婢呀！
 王琏 (白) 呀，事尚未成，郡主怎么就如此的作态呀！哈哈！我因在阵上原会过郡主，故知是位丽质端方的人，不似那般举止轻狂的模样。为此下官不避斧钺，一来同救家兄，二来探问郡主虚实，并那假我名的是谁，也好揭破他的面目，免致有误郡主的终身。是以挺身直往，这才被他们擒住。
 孙瑶草 (白) 足见状元真钟情人也。但那假冒尊名的狂徒，亦不知他的来历。啊状元，你可认得这应天球么？
 王琏 (白) 我正要问你，方才戴这应天球的，可是令姐？
 孙瑶草 (白) 那正是家姐。她恐令兄被人所伤，故而亲去暗护。
 王琏 (白) 说也好笑，我被擒之时，她喝退中军，便自己走近前来说道：呀状元，夜来既承不弃，已将应天球赠奴，便是地久天长之良缘了，何得忍心抛奴而去。竟没头没脑问我，你道可笑否？
 孙瑶草 (白) 你的身材面貌，与令兄一般无二，就是声音稍有差别。但我那姐姐自来贞静聪明，岂作文君私奔丑态，只为君家啊！
 (唱) 她志量从来大如天，
 恨无羽翼入云间。
 吾姐从幼见识远，
 诚恐一败绝香烟。

王琏 (唱) 知君端方性情善，
不避嫌疑结良缘。
休笑奴今又自荐，
成败安危望周全。
看你弱女有远见，
心存宗祧念危安。
可叹你父见识浅，
大厦一木岂能全？
你我姻缘非泛泛，
月老全在画图间。
虽然愿将红丝绶，
(白) 汝令尊啊！
(唱) 附顺方可结良缘。
孙瑶草 (唱) 附顺终要我姐妹劝，
王琏 (唱) 解甲归降方始安。
孙瑶草 (唱) 既如此请同盟誓愿，
王琏 (唱) 老天在上听我言：
王琏、瑶草盟誓后，
生生世世永结缘。
孙瑶草 (唱) 尊声状元快请起！
(孙翼引张伯川同上。)

张伯川 (白) 带路！
(唱) 谁人识破我假王琏！
孙翼 (白) 王仪宾到！
(孙瑶草急跑下。)

张伯川 (白) 这走的是谁啊？
孙翼 (白) 这就是他！
张伯川 (白) 他是谁呀？
孙翼 (白) 我却不认识，八成也是假充的罢！
张伯川 (白) 瞎！世上哪有假充的道理，他到底是谁？
孙翼 (白) 是大王世子来看状元的。
张伯川 (白) 敢情是我的小舅子，何必见我就跑哪？快去通报就说他兄弟武状元王琏来了。
孙翼 (白) 是。
状元你令弟王琏来了。
王琏 (白) 那王琏来了，叫他进来见我。
孙翼 (白) 请进去相见。
张伯川 (白) 我奉大王令旨来此，有机密大事，不许有人窥探。如有人窥探者，重究不贷！
孙翼 (白) 是。
(孙翼下。张伯川两边望。)

张伯川 (白) 啊，哥哥！
王琏 (白) 呕，原来是你！
张伯川 (白) 原来是你，我不了。走罢！
王琏 (白) 转来！张伯川，因何假我名字来此希图人家亲事，是何道理？
张伯川 (白) 小祖宗你别嚷，您容我说。
王琏 (白) 讲！
(张伯川磕头。)

王琏 (白) 哽！起来讲！
张伯川 (白) 是。自我同您南山遇虎冲散，岂料您那应天球被我拾着。本当给您送去，又怕见您父亲。我情急无奈，只得假冒您的名姓，来到这里面献应天球，不过是找碗饭吃而已，并没想着别的。蒙大王一见，也是前世有缘，十分见爱，愿将二郡主瑶草许配与我，并非小人希图亲事。虽然有这句话，其实我连瑶草的面都没有见着哪！这如今您既来了，也没有别的可说的，只求您千万别要泄了我的底。等您事情结了，只用您一封荐书，你教小子上哪儿就上哪儿去，省得在此

碍眼。没别的说，只求您见了我这兔儿不放鹰，让我多蹦这么几蹦，愿您老人家指日高升！

王琏 (白) 哽！你今来此何干？

张伯川 (白) 他们并不知是您，还认作文状元王瑚，所以大王教我来顺说您归降。如要允了，便将大郡主琪花招赘。这如今您既冒了令兄的名字，只好将错就错：我认您是我哥哥王瑚，您认我是您兄弟王琏。不日您做假哥哥的与大郡主琪花成婚，我做假充兄弟的与二主郡瑶草成亲，咱哥儿俩一人一个，岂不美哉，快哉乐哉！

王琏 (白) 好狗才！

(唱) 俺是铮铮英雄汉，
岂肯听你狗畜言。
急走高飞尚可免，
不然道破你的命难全。

张伯川 (唱) 真假此时谁敢辨，
可知我此时也有权。
你今若还不听劝，
嘿嘿！

(白) 只恐船到江心补漏难！

王琏 (唱) 奴才说话真大胆，
不由豪杰怒冲冠。
擎拳便将丑鬼打，

(王琏打张伯川。)

张伯川 (白) 哎呀，救人啊！

(孙翼上。)

孙翼 (白) 状元不可如此！

王琏 (白) 又这厮出去！

(唱) 免得两下起波澜！

(王琏下。)

张伯川 (白) 好打呀，好打！

孙翼 (白) 哽，他是个文状元，你是个武状元，难道打他不过？

张伯川 (白) 我岂是打他不过，无奈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兄弟，我敢打他么！

孙翼 (白) 你真是他兄弟么？

张伯川 (白) 是他的兄弟。

孙翼 (白) 呸！别放屁啦！哈哈！

(孙翼下。)

张伯川 (白) 哎呀！事成骑虎之势，也下来不得了。也罢，我害了他罢！

(唱) 我不害人人害我，
当机立断免后难。

(张伯川下。)

【第三十六场】

(四龙套、赵超、钱胜、孙起、四龙套、周处自两边分上。)

周处 (白) 孙将军请了。

孙起 (白) 请了。周处，汝今请孤何干？

周处 (白) 孙起！汝可知骄而必败者乎！吾闻君上骄必败其国，大夫骄必败其家。汝今仗此乌合之众，武无颇、牧之勇，文无张、韩之才，何敢肆志骄人，妄想图霸。何幸汝生有两个好女儿，能达天时，能识时务，不然汝等全无瞧类矣。

孙起 (白) 周处！孤图霸称王，便仗此两个天堑长城。试问那晋家诸将，谁能胜孤这巾帼丈夫来！教你那王濬及早前来服顺，否则恐兵到寨边玉石焚化呢！

周处 (白) 你还在梦里。你那女儿已经带着合欢图、应天球来我晋营投诚了！

孙起 (白) 啊？

周处 (白) 吾今此来，劝你早早送出俺家武状元王琏，自己卷旗来降，尚可还你旧职；倘再执迷不悟，难免分身之祸！

孙起 (白) 哈哈! 周处你这话来哄谁?
 周处 (白) 来! 看画图、应天球与他看。
 四龙套 (同白) 请看!
 孙起 (白) 哎呀! 哎呀! 哎呀!
 (孙起惊下。四龙套、赵超、钱胜同随下。)
 周处 (白) 看这厮竟而大惊回营。
 (唱) 来! 俺们在此稍待片时, 如二公子不见送出, 随俺踹他的营盘者!
 不入虎穴焉得子,
 一鼓而擒在此时。
 (周处、四龙套同下。)

【第三十七场】

(张伯川上。)
 张伯川 (唱) 今日不除这祸蒂,
 则恐后来悔是迟。
 (四龙套、孙起同上, 同挖门。)
 孙起 (唱) 不道妮子昧天理,
 背父私逃丧伦彝。
 若还容她活在世,
 张伯川 (白) 大王回来了, 为何如此大怒?
 孙起 (唱) 教孤难道是与非。
 (四龙套同下。)
 孙起 (白) 王璉, 你顺说你兄长王瑚怎么样了?
 张伯川 (白) 孽兄非但不肯服顺, 反辱大王十分不堪, 王璉何敢细说。
 (四女兵同暗上。)
 孙起 (白) 我已知了, 若是杀之, 犹恐秽孤宝刀。王璉, 你可备鸩酒将他毒死, 速来报我。
 张伯川 (白) 领旨。
 (念) 阎王造定三更死, 谁敢留他到五更。
 (张伯川下。)
 孙起 (白) 你们都过来了, 两个郡主可在?
 四女兵 (同白) 二位郡主见大王怒气而归, 特地赶来慰问。见王仪宾在此, 所以不便前来。
 孙起 (白) 嘻! 她们既能背父降敌, 天伦尚且不顾, 何必拘此小节。唤她们过来!
 四女兵 (同白) 是。
 有请二位郡主!
 (孙琪花、孙瑶草同上。)
 孙琪花 (唱) 事当危急无可处,
 孙瑶草 (唱) 只好权作忤逆儿。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爹爹!
 孙起 (白) 看剑!
 (唱) 一见妮子须眉竖,
 咬牙切齿骂逆儿。
 你暗投敌人是何意?
 这才是养成毛羽各自飞!
 孙琪花 (白) 爹爹呀!
 (唱) 爹爹且息雷霆怒,
 孙瑶草 (唱) 要杀女儿说端的。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爹爹为了何事, 杀起孩儿们来?
 孙起 (白) 你们做的好事呀!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女儿们做甚事来?

孙起 (白) 我问你们：哪个拿了应天球、合欢图，到王濬那边投诚？要与我讲！

孙瑶草 (白) 哎呀，爹爹呀！这是那贱婢巧奴行的事，怎么杀起女儿们来？

孙起 (白) 住了！巧奴是侍婢，她做的事，你们就不知道么？

孙瑶草 (白) 昨日爹爹付她令箭去安顿王瑚，岂知那贱婢仗此令箭，盗了应天球、画图潜逃而去。女儿今日正要进帐来禀，一者见王琯在此，二来又见晋家来请爹爹，所以不曾禀知是实。哎呀，爹爹呀！昨日不留女儿晚膳，巧奴焉敢盗宝逃去？总是爹爹自误，怎生怨起孩儿们来？爹爹，既要杀女儿，何必爹爹动手，待女儿自刎头落！

(孙瑶草哭。)

孙起 (白) 哎呀！

(唱) 她一言提醒这情弊，
不然险杀亲生儿。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哎呀！我那早亡的亲娘啊！

孙起 (唱) 她们哀哀泪如雨，
娇儿怎禁狂风摧。
(白) 不须啼哭。起来！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谢爹爹不杀之恩！

(赵超上。)

赵超 (白) 报大王：周处带领人马，直踹我营，勇不可当！

孙起 (白) 钱胜、李羽何在？

赵超 (白) 钱胜、李羽俱被擒去了！

孙起 (白) 待我亲自出马！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哎呀，爹爹呀！那周处勇不可当，待女儿们先挡他一阵。

孙起 (白) 嘻！为父久战沙场，何惧那周处！你们谨防大营，待我独自会他。

(唱) 久战沙场老孙起，
岂惧周处一狂夫！

(赵超、孙起同下。)

孙瑶草 (白) 哎呀，姐姐呀！看爹爹此去，必然凶多吉少。

孙琪花 (白) 哎呀，贤妹呀！方才我听得爹爹吩咐那假王琯，备下药酒去害那真王琯去了！

孙瑶草 (白) 有这等事！如何解救方好？

孙琪花 (白) 事已至此，我去保护爹爹，免致被周处所害。你去救那真王琯，揭破假王琯。你我退步要紧！

孙瑶草 (白) 有理。快快分头去者！

孙琪花 (唱) 事分两头疾速去，
(孙琪花下。)

孙瑶草 (唱) 快到前营莫延迟。
(孙瑶草下。)

【第三十八场】

(四红龙套、周处、四蓝龙套、赵超、孙起自两边分上，同会阵，同起打。四红龙套、四蓝龙套、赵超自两边分下。周处擒孙起下。)

【第三十九场】

(四女兵、孙琪花同上。)

孙琪花 (白) 哎呀，爹爹呀！

(唱) 马到临崖收缰晚，
船到江心补漏迟。
眼见大事已去矣，

若不投戈恐失时。
叫侍女带路回营去，
共商良计化险为夷。

(孙琪花哭下。四女兵同下。)

【第四十场】

(孙翼、张伯川同上。)

张伯川 (白) 走啊!
(唱) 捧着药酒逼他命，
从此拔出眼中钉。

孙翼 (白) 王状元快来!
(王琏上。)

王琏 (唱) 心神恍惚坐不定，
教俺难解其中情。

张伯川 (白) 哎呀，哥哥呀!

王琏 (白) 哇！你这冒名的王琏，又来见我怎么？

张伯川 (白) 你瞧你祸在眼前，还是这般凶横。真的告诉你吧：大王赐下药酒，叫你早早地
自尽；如若不然，要将你碎尸万段！

王琏 (白) 哎呀！有这等事？哎呀！
(唱) 听一言来心自忖，
从空降下这灾星。
(白) 呸！
(唱) 你哪里遵了大王命，
定是你私自要害人！

张伯川 (白) 呸！
(唱) 便算不是大王命，
要想逃生万不能。
将军将他来绑捆！

(孙翼应。王琏打。)

孙翼 (白) 状元呀！
(唱) 想逃生还求你令弟情。

王琏 (白) 将军呀！
(唱) 他本宜兴一光棍，
假冒我名来骗婚姻。

孙翼 (白) 他称是王琏，何曾冒你王瑚来？

王琏 (白) 你不知呀！
(唱) 武状元王琏就是我，

孙翼 (白) 你怎么又称起王瑚来？

王琏 (唱) 这是我将错就错误被擒。

张伯川 (白) 你还敢胡说，快快喝酒吧！

王琏 (唱) 忍不住劈拳将你打，
(王琏打张伯川。二女兵、孙瑶草同上。)

孙瑶草 (唱) 后面来了救难人。

孙翼 (白) 二郡主来了，状元请放手。

孙瑶草 (白) 状元受惊了！

王琏 (白) 郡主还不将此贼拿下，等待何时？

张伯川 (白) 哟！这不是先前来的那世子么？怎么他换起女装来了？

孙翼 (白) 那便是二郡主扮的世子。

张伯川 (白) 哎呀！了不得了！露出来了，我溜了罢！

孙瑶草 (白) 与我绑了回来！

张伯川 (白) 郡主饶命罢！

孙瑶草 (白) 你究竟是何处光棍，仗了应天球前来冒名？若不说明，吃俺一剑！

张伯川 (白) 郡主呀！
(唱) 张伯川本来住宜兴，
常伴这状元日相亲。
惟因宝球归吾手，
以此冒名果是真。
如今水退石已现，
只求饶恕命残生！

孙瑶草 (白) 好狗头啊！
(唱) 只顾图尔自侥幸，
全然不管害他人。
恨不得一剑将汝斩！

张伯川 (白) 哎呀！
王琏 (白) 郡主暂且留他呀！
(唱) 好去对你那假冒人。

孙瑶草 (白) 有理。
孙翼将他绑了，候令定夺。

(孙翼押张伯川同下。二女兵、孙琪花同上。)

孙琪花 (白) 呀，贤妹在哪里？大事不好了！
孙瑶草 (白) 姐姐为何这等惊慌？
孙琪花 (白) 爹爹被周处擒去了！
孙瑶草 (白) 哎呀，姐姐呀！事已至此，哀求状元，前去投诚，保全爹爹要紧。
孙琪花 (白) 也只好如此。状元呀！
(唱) 念我父生来本粗性，
不料一旦身被擒。

孙瑶草 (唱) 奴姊妹情愿来归顺，
乞保宗祀饶父身。

王琏 (白) 哎呀！二位郡主请起。既已倾心归顺，我当达知家君，保汝父首领便了。郡主速速安排要紧！

(孙翼暗上。)

孙琪花 (白) 孙翼过来。你可传令，道大王被晋家擒去，二位郡主为救父命，情愿前去投降。愿随者随，不愿随者各自散去！

孙翼 (白) 是。

(孙翼下。)

孙瑶草 (白) 就请状元将我姐妹绑缚銜刀，同到大营请罪！
王琏 (白) 此事何必如此！可将张伯川绑好，同到辕门便了。
(【牌子】。众人同下。)

【第四十一场】

(四龙套引王濬同上。)

王濬 (唱) 仗主洪福可齐天，
本帅统兵展威严。
喜得周处见识远，
擒来孙起扫狼烟。

(周处上。)

周处 (唱) 孙起被擒免涂炭，
如鱼在釜难逃还。
(白) 参见元帅！

王濬 (白) 贤侄少礼。坐下。
周处 (白) 谢坐。
王濬 (白) 如今擒得孙起，实赖贤侄之力也！
周处 (白) 元帅福庇，乃仙人合欢图之力，某将何功之有？但二位殿元公面陈琪花、瑶草投诚降顺一事，望元帅谅情。并体圣上好生之德，今日合当开释他们才是。

王濬 (白) 话虽如此，也须问个情实理服，方好上奏。吩咐将琪花、瑶草带上来！

周处 (白) 琪花、瑶草走动！

(二龙套押琪花、瑶草同上。)

孙琪花 (唱) 自幼曾经娇养惯，

孙瑶草 (唱) 何尝受过这熬煎。

孙琪花 (唱) 姐妹双双帐前跪，

孙瑶草 (唱) 俯乞天恩海量宽。

王濬 (唱) 汝父本是徐生汉，
得我保全镇荆蛮。
知恩不报反造反，
今日被擒尚何言？

孙琪花 (唱) 奴父从来见识浅，
不知天威来犯颜。
姐妹常常好言劝，
怎奈父傲难转圜。

孙瑶草 (唱) 今日里既已身在槛，
情愿投诚到军前。
只须看在画图面，
注定三生岂偶然。

王濬 (白) 呀！

(唱) 果然仙人有远见，
颠之倒之是天缘。

(白) 既已投诚归顺，若非仙人所赐合欢图，不但婚姻难就，且要枉害多少生灵，吾当力遂你们的天缘。但父尚在执意不醒，你们还须劝他服顺。我即奏知朝廷，不唯保其首领，还可复他原官。

来！快快松绑！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叩谢天恩！

王濬 (白) 起来！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是。

王濬 (白) 你那边假冒我儿的张伯川，已经拿下。只是这里假冒瑶草的巧奴，她还睡在梦里，须要当面揭破于她方好。

唤巧奴！

二龙套 (同白) 元帅唤那假瑶草过来！

(巧奴上。)

巧奴 (白) 哟！

(念) 谁唤假瑶草，心中噗噗跳。莫非漏了风，

(白) 瞎！

(念) 只怕要糟糕！

孙瑶草 (白) 呀，巧奴！

(巧奴跪。)

巧奴 (白) 哎呀，郡主饶命呀！

孙瑶草 (白) 贱人你做的好事呀！

巧奴 (白) 郡主呀！

(唱) 奴婢并非有他见，
只为真假两状元。
今日真佛来见面，
乞求慈惠保生全。

孙瑶草 (白) 陡！

(唱) 你叫巧奴真叫巧，
你的胆儿堪包天。
假借我名是叛主，

(白) 元帅呀!

(唱) 敢求利剑斩刁顽!

巧奴 (白) 哎呀, 救命呀!

王濬 (白) 且慢。巧奴之意, 实为势力起见, 不为有心叛主。且我儿王瑚, 若不亏她窃令而来, 岂能完璧而归。今日释她叛主之名, 全其私心之欲, 收与我儿王璉名下作一小星, 贤侄以为可否?

周处 (白) 元帅恩德, 处治甚妙。快快叩头!

巧奴 (白) 呕, 呕, 叩谢天恩! 总算我巴结上了。

孙瑶草 (白) 唔!

周处 (白) 还不谢过郡主!

巧奴 (白) 叩谢郡主宽容!

(孙瑶草不理。)

孙琪花 (白) 还不起来!

巧奴 (白) 是。

王濬 (白) 你们去见你爹爹, 看他有何言语, 即来回我。

孙琪花、
孙瑶草 (同白) 遵命。

王濬 (白) 巧奴服侍同去。

巧奴 (白) 是。

孙琪花、
孙瑶草 (同念) 良缘皆前定,
巧奴 (念) 准备摔醋瓶!

孙瑶草 (白) 什么?

巧奴 (白) 我说终是服侍人。

孙瑶草 (白) 好贱婢呀!

(巧奴吐舌。孙琪花、孙瑶草、巧奴同下。)

王濬 (白) 带张伯川过来。

二龙套 (同白) 带张伯川!

(张伯川上。)

张伯川 (白) 老大人饶命呀!

王濬 (白) 汝这厮何敢持应天球冒名去投孙起, 希图侥幸? 如今孙起事败, 尔又被擒, 可能再行个奸计脱身么?

张伯川 (白) 大人呀! 张伯川实为家计所迫, 不过谋取身衣口食而已, 何敢企图别的来。总乞天恩, 恕小子愚昧无知, 公侯万代!

周处 (白) 这反复小人, 杀之不足蔽辜。但念今日之胜, 未曾血刃一人, 求恩网开一面, 留其馀生, 永做奴隶, 服侍大人。意下如何?

王濬 (白) 只是便宜这厮。松绑!

(张伯川松绑。)

张伯川 (白) 叩谢大人天恩!

王濬 (白) 谢过周将军!

张伯川 (白) 叩谢周将军保全!

周处 (白) 小心服侍去罢。

张伯川 (白) 是。

(念) 好似罪人脱灾难, 从此改恶作善良。

(王瑚、王璉同上。)

王瑚 (唱) 兵不血刃征旗卷,
王璉 (唱) 凯歌早奏圣君前。

王瑚、
王璉 (同白) 启爹爹: 孙起被孩儿们, 一番言语, 说得他入地无门; 又兼他二女道及爹爹度量如天, 恩德似海, 不胜感激。从此俯首听命, 候爹爹令下开释。

王濬 (白) 既然如此, 你们就去与他松刑更衣, 大家后帐相见。

王瑚、
王璉 (同白) 遵命。

(王瑚、王琏同下。)

王濬 (白) 贤侄同到后帐相叙。
周处 (白) 大人请!
王濬 (唱) 喜得天下全安奠,
周处 (唱) 预庆宇宙大有年。
(众人同下。)

【第四十二场】

(中挂合欢图。四青袍、朝官同上。【牌子】。)

朝官 (念) 手捧纶音旨，晋封有功臣。
(白) 下官黄门官庆太平是也。今奉圣命，晋封王濬满门。
左右，打道!

(【牌子】。)

四青袍 (同白) 圣旨下!
(【牌子】。四院子、孙起、周处、王瑚、王琏、王濬、四丫鬟、巧奴、孙琪花、孙瑶草、夫人同上，接四青袍、朝官同进。前一排男左女右。)

王濬 (白) 万岁!
朝官 (白) 圣旨下。跪!

(四院子、孙起、周处、王瑚、王琏、王濬、四丫鬟、巧奴、孙琪花、孙瑶草、夫人同跪。)

王濬 (白)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朝官 (白) 听宣读。诏曰：尔王濬平吴厥功首著，周处、王瑚、王琏匡襄次之。孙起父女诚心服顺，总属王臣。信赏攸加，覃恩永被。征南元帅王濬，晋封顺济王，妻谢氏封顺王妃。文状元行军参赞王瑚，职受吏部尚书，赐配孙琪花，封为归义夫人。武状元协助将军王琏，晋封平楚侯，兼扬州都督，赐配孙瑶草，封为永义夫人。侍女巧奴，纳为侧室。征南副将周处特升御史中丞，晋封安南侯。孙起仍复长沙王爵，原镇荆襄，当体朕躬代天行化之恩，毋负朕心更贖旧愆之意。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孙起、
周处、
王瑚、
王琏、
王濬、
巧奴、
孙琪花、
孙瑶草、
夫人 (同白)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朝官 (白) 请过圣命。
王濬 (白) 中堂供奉。

(孙琪花、孙瑶草、巧奴同下。)

朝官 (白) 圣上赐下金花宝炬，就请二位状元公成礼!
王濬 (白) 我等奉请天使西厅筵宴。
朝官 (白) 下官上殿复旨，不敢久停。
王濬 (白) 一同送过。

(【牌子】。朝官、四青袍同下。张伯川暗上。)

孙起、
周处、
王瑚、
王琏、
王濬、
夫人 (同白) 大家恭喜!
王濬 (白) 张伯川赞礼!
张伯川 (白) 是。伏以——

(念) 一轴画图几句言，天成佳配岂偶然。征幡改换流苏帐，铁骑移作肉雕鞍。

(白) 奉请冢宰、归义夫人上毡交拜！

(二丫鬟扶孙琪花同上，与王瑚拜。)

张伯川 (白) 拜天地！拜高堂！行夫妇礼！公揖成双揖！暂候，公谢皇恩。伏以——

(念) 仙人观画各消魂，一床锦被卧三人。笑煞混充奸与巧，

(白) 嗟！总算巴结着啦！

(念) 一个奴仆做小星。

(白) 奉请都督、永义夫人并会巴结的小夫人同上花毡交拜！

(二丫鬟扶孙瑶草、巧奴同上，与王琏拜。)

张伯川 (白) 拜天地！拜高堂！行夫妇礼！公揖成双揖！

(张伯川下。)

王濬 (白) 后面上香，大家恭谢皇恩！

孙起、

周处、

王瑚、

王琏、

王濬、

巧奴、

孙琪花、

孙瑶草、

夫人 (同尾声)

合欢图不是风流帐，

秉忠承孝达贤良，

珍重飞花刻羽觞！

(四丫鬟、四院子各执灯斜门下。众人自两边分下。)

(完)